講史與詠史詩

張政烺

一、宋人關於講史之記載

二、早期講史話本之特徵

三、唐經進周曇詠史詩

四、胡曾詠史詩

五、汪遵，褚載及羅隱

六、孫玄晏及晚唐詠史諸家

七、宋人講史之作

八、宋以來詠史警記

九、詠經子

十、結語

講史盛行於宋，在瓦舍諸色伎藝中最爲爾雅。歷元至明，其風彌廣，成書亦愈多。凡今日所見流傳已久之長篇通俗演義如東周列國志，三國演義，隋唐演義，說岳全傳等莫不導源於此。在中國文學史上佔重要之地位，就普及歷史教育一點論之亦有其特殊之價值。

向來學者於講史起源何時，及其最初話本之體製如何，罕言之者。四十年來「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王國維有文論之，見東方文庫第七十一種考古學零簡。）既傳布於世，「小說史學」亦漸爲世所注意，於是中外學人抄變文考俗講者多以爲唐代俗講變文「卽宋代說話人中講史書一科之先聲」（此引向達唐代俗講考語。）然此實揣測之論，無顯著之證據，今如明其體製察其流傳，知講史與變文平行，各有淵源，初不相涉也。

余早歲逃學喜閱小說，年來涉獵史傳則常注意歷代之小學制度及社會教育，深

覺講史一藝蓋出于晚唐之詠史詩，初由童蒙諷誦，既而宮廷進講，以至于走上十字街頭。雖材料尚不充分，書籍亦有知而不可見者，然演化之迹不無可尋，因寫爲此篇，並世同志幸匡教焉。　　卅一年九月廿日

一、宋人關於講史之記載

宋代講史爲專門職業，今日所見記載尚夥，而以灌園耐得翁都城紀勝及吳自牧夢粱錄所述爲詳。前者作于理宗端平二年，後者作于度宗咸淳十年，（四庫提要謂夢粱錄乃宋亡以後作，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四謂是元順帝元統二年作，皆非是，細讀本書自辨。）時間相距約四十年，而所記辭句往往雷同，文義亦各有不貫徹之處，蓋根據同一材料（當如今日各地流行之「遊覽指南」一類小册子）删改以成，皆非自出機杼也。吳自牧增記理宗以後事，今取之。夢粱錄卷二十，小說講經史：

> 說話者謂之舌辯，雖有四家數，各有門庭。且小說名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公案、朴刀桿棒、發發蹤參之事；（按都城紀勝作「及發跡變泰之事」，是也。）有譚淡子、翁三郎、雍燕、王保義、陳良甫、陳郎婦、棗兒余二郎等，談論古今如水之流。談經者（按紀勝作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者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有寶庵、管庵、喜然和尚等。又有說諢經者戴忻菴。講史書者謂講說通鑑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有戴書生、周進士、張小娘子、宋小娘子、邱機山，徐宣教。又有王六大夫，元係御前供話，爲幕士。請給講，諸史俱通。於咸淳年間敷演復華篇及中興名將傳，聽者紛紛。蓋講得字眞不俗，記問淵源甚廣耳。但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講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揑合。（按紀勝作「頃刻間提破」。）

此分說話爲四家，一小說、二談經、三說參請、四講史（都城紀勝不列說諢經，據武林舊事卷六知統于說經也。又自魯迅以降多以「合生商謎」爲說話四家之一，實誤。將詳論之。）可見講史在說話中之地位及其與小說之關係。小說人能講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揑合，而講史則否，必其講語漫衍節目繁瑣，而質樸不文無甚新奇可怪之言。講史以記問淵源甚講得字眞不俗爲勝，自以讀書人爲宜，故有戴書生周進士等稱。武林舊事卷六諸色伎藝人條記演史之人二十三，今分類錄之如下：

1 武書生、穆書生、戴書生、喬萬卷。（以上皆讀書人，萬卷極言其記誦之博也。宋史朱昂傳「朱邁庶好讀書，人號之爲朱萬卷，目昂爲小萬卷」是其證也。）

2 許貢士、王貢士、張解元、陳進士、陸進士、劉進士。（按宋代有以舉人流落教坊者，如范公稱過庭錄所記之丁石事是也。然此諸人未必皆出科舉，蓋有儒生試而不第者，所謂「免解進士」「白衣秀才」之類也。）

3 林宣教、徐宣教、李郎中、周八官人、陳三官人、鞏八官人。（以上皆官人，蓋嘗供御者。）

4 張小娘子、宋小娘子、陳小娘子（據陳繼儒太平清話卷一，此三人皆嘗在御前應制。然其言未必信，待考。）

5 陳一飛、徐繼先、丘幾山、檀溪子（此四人出身無可考，檀溪或係地名，獨云「福建子」也。）

可見宋末講史者以讀書人爲多，與他藝迥乎不同。（參考武林舊事同卷所記諸色伎藝人自見。）宣教郎中皆官名，疑其人原係御前供話之幕士，與王六大夫相同。馮夢龍古今小說序云：

若通俗演義，不知何所始。南宋供奉局有說話人，如今說書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

其言大抵可信。惟是否北宋舊制如此則不可考矣。

講史在北宋時已盛，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五京瓦伎藝條記崇寧大觀以來在京瓦肆伎藝有講史，與小說並重。又有「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近人論者亦多謂是講史。按說三分自是講史無疑，尹常賣五代史是否說話則尚屬疑問。趙彥衞雲麓漫鈔卷七：

朱勔之父朱冲者吳中常賣人，方言以徵細物博易於鄉市中自唱曰常賣。一日至虎丘，主僧聽其聲甚驚……

據此知常賣是叫唱一類。東京夢華錄卷六元宵條記正月十五日，「御街兩廊下奇術異能歌舞百戲鱗鱗相切，樂聲嘈雜十餘里」。中有尹常賣五代史而無霍四究說三分，亦無講史小說二藝。蓋尹常賣是唱，故不厭歌樂喧闐，若說話自以場屋安靜爲宜，不能與伎樂百戲競熱鬧也。

說三分在宋仁宗時已有之，高承事物紀原卷九，影戲：

仁宗時，市人有能談三國事者，或採其說加緣飾作影人，始爲魏蜀吳三分戰爭之象。

按張未明道雜志云：

京師有富家子，少孤專財，羣無賴百方誘導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戲，每弄至斬關羽輒爲之泣下，囑弄者且緩之。一日弄者曰，雲長古猛將，今斬之其鬼或能祟，請旣斬而祭之，此子聞甚喜。……

可以證明高承之說。又都城紀勝瓦舍衆伎條云：

凡影戲，乃京師人初以素紙雕鏃，後用彩色裝皮爲之。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眞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姦邪者與之醜貌，蓋亦「寓褒貶於市俗之眼」戲也。

南宋人稱京師仍指北宋舊都之汴梁。影戲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則高氏所謂談三國事者必係講史無疑。蓋三國是講史中最精采動人之一部分，（據東坡志林卷一懷古，塗巷小兒聽說三國語條，引見下文。）遂演爲影戲及說三分兩種專門職業也。

洪邁夷堅支丁卷第三，班固入夢條云：

乾道六年冬，呂德卿偕其友王季夷（嗎），魏子正（燕如），上官公祿（仁）往臨安觀南郊，舍於黃氏客邸。王魏俱夢一人，著漢衣冠，通名曰班固，旣相見質問西漢史疑難，臨去云明日暫過家間少款可乎？覺而莫能曉，各道夢中事，大抵略同。適是日案閱五輅，四人同出嘉會門外茶肆中坐，見幅紙用緋帖尾云，今晚講說漢書，相與笑曰，班孟堅豈非在此耶？……

西湖老人繁勝錄瓦舍條云：

惟北瓦大，有勾欄一十三座。常是兩座勾欄專說史書，喬萬卷、許貢士、張解元。

據此兩條知講史人作場常在茶肆及勾欄中，其書名先期預告。至其所講內容就以上所見有通鑑漢唐三國五代等等，大抵皆本史傳敷演成篇。惟王六大夫所講有復華篇及中興名將傳乃本朝事。周密癸辛雜志（後集）賈廖刊書條云：

廖羣玉諸書則始開景福華編，備載江上之功，事雖誇而文可采。江子遠李祥父諸公皆有跋。（此條又見志雅堂雜抄書史門。）

按開慶景定間，賈似道乞和于蒙古，請稱臣納幣，遂解鄂州之圍。及虜去，似道匿

和議，上表詭言諸路大捷江漢肅清，是謂江上之功。欺罔速禍，卒亡宋國。故董師謙錢塘懷古云：

歷歷庚申事，分明在眼前。講和如有弊，飛渡定無船。北使三千里，眞州十四年。釀成亡國恨，一部亂華編。（宋詩紀事卷七十六引輸墨大全。）

庚申者景定元年，即指賈似道江上之事也。先是，劉荀有亂華編，文獻通考經籍考傳記門：

亂華編三十三卷　知盱眙軍東平劉荀子卿編。其前有小序數語云，方石敬塘割幽燕遺契丹之日，孰知爲本朝造禍之原哉。逮王安石創新法爲辟國之謀，又孰知紹述者召禍之酷哉。所集雜史傳記近三十種。荀，忠肅丞相諸孫也。

廖瑩中福華編蓋即對亂華編而作，謂賈似道禦虜之功造福於中華也。王六大夫所講當即廖書，乃爲賈似道作民間宣傳，夢粱錄作復華篇者，字之訛也。中興名將傳當與宋朝南渡十將傳相類，演說滋蔓至明未已，本所整理明清內閣大庫檔案，嘗得明刊本「大宋中興通俗演義附會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錄後集」，又稱爲「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者，即其苗裔也。

二、早期講史話本之特徵

宋人話本存於今者率爲小說，見收于清平山堂話本，雨窗欹枕集，京本通俗小說，及警世通言醒世恆言等書中者篇帙尙夥。諸書所錄如：

老馮唐直諫漢文帝

漢李廣世號飛將軍（皆見欹枕集）

拗相公（京本通俗小說）

雖亦可能是以往講史之遺，而寫成之時代不可知，畸篇零簡亦不足以窺全豹。故今日所見眞正之早期講史話本不得不推下列三書。

1 全相平話殘本　元至治年間建安虞氏書坊所刊，今存五種：

新刊全相平話武王伐紂書

新刊全相平話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

新刊全相秦併六國平話

新刊全相平話前漢書續集

至治新刊全相平話三國志

每種皆分上中下三卷。原刻共爲幾種今不可知，然觀後集續集之稱知必有前集正集，又由故事推斷當有講宗周，春秋及後漢事者，惜皆無存。此五種現藏日本內閣文庫，內平話三國志有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武王伐紂書，樂毅圖齊，前漢書續集三種由日本書誌學會善本影譜癸酉第七輯（元刊帶圖本專集）亦可窺其涯略。各書版式書一，每板上列圖相，下爲平話，刻繪皆極精巧。

2 新編五代史平話殘本　五代各自爲史，與薛居正五代史相同。每史皆分上下兩卷；前有目錄。梁史漢史皆闕下卷，梁史目錄全闕，晉史目錄有闕葉。原書舊藏內閣大庫，清末吳縣曹元忠竊出，今歸國立中央圖書館。有武進董氏誦芬室影刊本。曹跋此書謂是宋巾箱本，云：

惟刊自坊肆，每於宋諱不能盡避。其稱魏徵及貞觀處則皆作魏證正觀，要亦當時習慣使然。

原本未見，由影刻本考之，寬邊粗黑口，頗似元代所刻。如周史下

是時宋太祖趙匡胤爲世家宿衞將，厲聲謂同列曰，主上處此危急，正是吾輩拚死力戰之時。

匡胤二字全不避諱，自當在宋亡以後。又此稱宋太祖，以下常稱趙太祖，與宋代話本習慣，稱大宋太祖皇帝或我朝開國武德皇帝者亦不同，故今斷此書爲元本。

3 新編宣和遺事　此書通行有士禮居黃氏叢書本，分前後兩集，卷首有目錄，封面題「宋本重刊」四字。黃丕烈跋云「板刻甚舊，以卷中惇字避諱作惇證之，當出宋刊」然此種諱字在斷代上不能作積極之證據。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莊嶽委談下云：

世傳宣和遺事極鄙俚，然亦是勝國時閭閻俗說，中有南儒及省元等字面。

此云勝國自指元代而言，因書中有

後來南儒吟詩一首云，……（前集十六葉）

後來呂省元做宣和講篇，說得宣和過失最是的當。……（前集末葉。按呂省元當係講史人，故所作稱講篇，蓋亦武林舊事中張解元許貢士之倫。）

後南儒詠史有一詩云，……（後集十一葉）

胡氏以爲南儒省元皆元人字面，遂認爲元代作品。近人頗有抄襲此說者。今按胡氏之證據亦互有得失，南人誠元人語，省元之稱宋已有之。夷堅丙志卷第十六有王省元，夷堅支甲卷第五有湯省元，皆記省闈事，足爲反證。惟其結論則終不可易耳。此本後集卷尾標題作「新話宣和遺事」，本所別藏有吳郡修綆山房梓本（此本頗罕見。分四卷與也是園書目合。有阿波國文庫印及葉德輝手跋，郋園讀書志著錄。）卷四尾題作「新鐫平話宣和遺事」，以上舉兩種平話體例衡之，知此亦當是平話無疑也。

以上三種平話大體皆當定爲元代之物。講史盛行於宋，雖可師承有自，而累經說話時增改附益，出版家整齊劃一，亦所不免。頗疑平話三國志出於南方（臨安），五代史平話出於北方（汴梁），而宣和遺事則混合南北。此由熟讀體會得來，非片言可決，以與本文所討論者無關，姑不著焉。

此三種平話皆文字簡陋，不著撰人名氏。最早以文人致力於講史之作者爲羅貫中，據賈仲明錄鬼簿續編知爲元明間人。其作品流傳確實可信者有商務印書館影印之明弘治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嘉靖元年刻本），題「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後學羅本貫中編次」，凡分卷二十四，目錄二百四十。首有弘治七年（甲寅）金華蔣大器序云：

> ……前代嘗以野史作爲評話，令瞽者演說，其間言辭鄙謬又失之於野，士君子多厭之。若東原羅貫中以平陽陳壽傳考諸國史，自漢靈帝中平元年終於晉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損益，目之曰三國志通俗演義。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紀其實，亦庶幾乎史。蓋欲讀誦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詩所謂里巷歌謠之義也。士君子之好事者爭相謄錄以便觀覽，則三國之盛衰治亂，人物之出處臧否，一開卷千百載之事豁然於心胸矣。

此序述評話與通俗演義之別，至爲重要。蓋評話乃講史人之話本，其主要用處在雜記史事以便隨口敷演。講史既以說話爲主，不能專恃背誦了事，話本自亦無須乎文辭優美。故如前舉各種平話皆目錄繁多，文辭簡短，如流水帳簿，無可觀覽。演義乃按照講史之規則寫出以爲一般人之讀物，故如羅氏此書文字通暢記載平實，「非俗非虛，易觀易入，非史氏蒼古之文，去瞽傳恢諧之氣」（明高儒百川書志語），而目

錄皆作七字句，亦頓覺整齊可觀。是已進於撰述之林，而不專爲說話之用矣。此後作者皆沿演義之體，故多巨製，與元人平話繁簡精粗更不相同。此種體製演變在文學史上至爲重要，而卽以羅貫中爲之分界，因述早期講史話本故略論之。

細讀上舉三種平話，在體製上可得幾個共同之點，當是講史之舊矩規，其式至明清人所作通俗演義中猶尙沿用，推而上之，來源或甚早也。

1、講通史　三書皆以敍述某一時代之史事爲主，人物衆多，事蹟紛繁，如流水帳簿，大有應接不暇之勢。以是記載皆單簡，描寫不細膩，與宋人小說話本專講一人一事者絕不相同。夢粱錄謂講史者最畏小說人，卽以此也。三書皆保存講全史之痕迹。全相平話五種乃講全史之作自無問題。五代史平話前有極長一段述開闢以來戰爭變亂之大端。宣和遺事首述上下三千餘年間興廢之道，歷代君王荒淫之失，次述北宋新政之行，凡二十餘目始至「徽宗卽位」。此種開演之引子（閒秦併六國平話前亦有之，惜不可見，）當屬講全史之縮影，初僅敍述歷史背景，繼則作歷史哲學之宣傳，上承孟子一治一亂之說，下開李四光先生「戰國後中國內戰的統計和治亂的週期」（見集刊外編第一種）一文，在中國社會中發生極大力量。

2、多七絕　講史以說話爲本，非娛樂戲劇之比，而話本常有詩甚多，事至可異。此三書每一卷之開端結尾殆無不有詩。凡敍述中遇有論斷及形容之處亦多以詩爲證。「詩曰」二字常刻作黑地白字，非常醒目。可見詩在講史中占極重要之地位。詩之中以七言絕句爲多，七律次之，他體間一二見而已。

3、有目錄　此三種平話皆麥麥薄册，文字簡陋已極，而目錄則甚多。五代史平話宣和遺事皆冠於册首，可開卷瞭然。三國志平話卷端無總目，然由全相二字卽可考知。全相云者卽每一目必有一相之謂。故相旁之題榜卽話本之目錄也。

普通每目佔一板，下部之話必與上部之相相應。其有話文過長過短者，或一目佔兩板。（如卷上六及七葉皆刻「桃園結義」之相，）或兩目佔一板。（如卷中二葉刻「曹操勘吉平」及「關公襲車冑」兩相。）亦時有話與相參差及有話無相之處，則其目必用黑地白字標明於行間。（如卷上廿二葉「水浸下邳擒呂布」外又有「侯成盜馬」「張飛捉呂布」兩目。）如此細心稽考，全目皆可錄出。（每卷約二十八目）然其目視五代史平話宣和遺事爲少，蓋此書旣以全相標題，而相又受刻板上之限制，其目與話遂不免爲出板人任意刪削

也。（此書今有兩種排印本，有話無相，目亦完全不可見矣。）今列舉此三種平話之字數及所有目錄，七絕，七律之數於下，作一比較。

平話	字數	目錄	七絕	七律
三國志	54800	8 4	1 5	4
梁史卷上	15000	闕	6	3
唐史	27750	107	5	1
晉史	23350	86	3	1
漢史卷上	8250	41	3	2
周史	31500	94	3	3
宣和遺事	59100	293	30	9

以上三點，以第二點爲尤重要。講全史自是講史之最初體式，逐漸進步始崎形發展。分立篇目亦自然之勢，伎藝人謀朝夕之利。尤不得不斬惜其說。然如此支離破碎，已可驚異。惟詩多則無可解釋，何以講史必取證於詩，且多爲七言絕句，是不得不於此藝之歷史演變上求之也。

平話一詞習用已久，然向來於此皆無解說。按平卽評論之義，永樂大典目錄卷一萬七千六百三十六以下共收評話二十六卷，明弘治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序云「前代嘗以野史作爲評話」，皆作評字，是其證也。所謂評者果何所指？如細讀之，知卽以詩爲評也。此三種平話中之詩皆在開端結尾及文字緊要處，凡有兩種用法：1、作論斷之根據，2、狀事物之形容。此兩者皆是品評之意，故可以平字賅之，第二種用法至少，如漢史平話上。

……只有那叔叔李敬業厮認得知遠，帶他去廳上坐定，喝令屋內點出茶來。古人有詩說茶，道是；

玉蘂旗槍眞絕品　　僧家造化極工夫
兎毫盞內香雲白　　蟹眼湯前細浪腴
斷送睡魔離几席　　增添清氣入肌膚
幽叢自好岩溪畔　　不許移根傍上都

茶罷，盞托歸臺。敬業問知遠道……

又如宣和遺事形容李師師云：

眞箇是：……

彈肩鬱髻垂雲碧	眼入明眸秋水溢
鳳鞋半折小弓弓	鶯語一聲嬌滴滴
栽雲翦霧製衫穿	束素纖腰恰一搦
桃花爲臉玉爲肌	費卻丹青描不得

這箇佳人是兩京詩酒客，煙花帳子頭，京師上亭行首，姓李名做師師。……此等例不多見，皆與史事無關，蓋說話人隨習慣插入，可以不論。前一種用法，卽以詩爲史評者，則甚多，或褒或貶，其例不可勝舉，有先評而後話者，如唐史平話卷下：

詩曰：

稱尊享御謾君臨	辜負當年告廟心
身死伶人優戲手	祇緣批頰縱惛淫

話說李存勗晉位爲晉王已經一十三年。當嗣位之時年躡弱冠。麾下諸將皆是白首行陣之人，晉王結以恩信，斷以英武，故能服眞定，並山東，囊括漁陽，包舉魏博。策馬渡河而朱溫殄滅。偏師入蜀而王衍就擒。如此所爲不負當年三矢告先王廟的素願，使聽張承業苦口之諫，卻僧傳眞之佞說，遲遲歲月俟梁寇削平復唐社稷，不然滅梁之後進承唐統，庶有以自別於一時僭竊之徒盜於大位的，可惜着志小氣驕，誇功自大，用宦官做監軍，用伶人做刺史，酷好伶人倡優之戲，狎侮褻慢無君之度。故門高之弒，樂器之焚，亦是自取之禍也。且說晉王從那天祐十八年正月……

有先話而後評者，如平話三國志卷中赤壁鏖兵：

卻說黃蓋多裝糧草，外有三隻舡。當日周瑜數十個官人引水軍都奔夏口城外。黃蓋舡至夏口，人告曹操黃蓋將糧軍以赴其寨，曹操笑而迎。後說軍師度量衆軍到夏口。諸葛上臺望見西北火起。卻說諸葛披着黃衣，披頭跣足，左手提劍，叩牙作法，其風大作。詩曰　赤壁鏖兵自古雄，時人皆恁畏周公。天知鼎足三分後，盡在區區黃蓋忠。（煖按此書，目與話皆有刪節，故文義不連貫。此節蓋合若干

目以成也。）

可見在平話中，詩與話有同等重要。此三書中詩雖多而與目錄相較則頗懸殊，然其初未必如此，疑原始平話每一目必有一詩，講史者率鄙俚不文，目錄可無限增加，詩評則補充不給，頓能衰落，始成後來之式耳。

此三種平話中之詩率本前人舊作，雖不盡說明，仍有可考，（如胡曾詠史詩之類，詳下。）至若

平話三國志（下12）	有史官詩曰……（七律）（煩按其詩鄙俚，史官者蓋卽講史之官，亦王六大夫之流也。）
唐史平話（上1）	曾有一詩詠道……（七絕）
同上（上20）	後人有一詩詠史道是……（七律）
同上（下13）	曾有一詩詠道……（七絕）
晉史平話（上15）	近來有詠史一詩道是……（七絕）
周史平話（上13）	後有人詠道……（七絕）
上同（上22）	有人詠一首詩道……（七絕）
宣和遺事（上16）	後來南儒吟詩一首云……（七絕）
同上（上18）	後有人吟詩一首云……（七絕）
同上（下11）	後南儒詠史有一詩云……（七律）
同上（下45）	故劉後村有詠史詩一首云……（七律）

可見多出于詠史詩，其云吟詩者乃詠史之別稱，將於下文論之。

平話之體製必有詩評，講史之習慣不忘詠史，然則講史平話之興，必與所謂詠史詩者有相當關係耶？是可注意也。

三、唐經進周曇詠史詩

詠史之風盛於晚唐，排比七絕動逾百首，其有分以門類附之講語如周曇經進詠史詩者，與平話之體尤爲相近，實可斷爲講史之祖也。

周曇詠史詩今日所知凡有四本：

1.八卷本　見崇文總目，通志藝文略，宋史藝文志及焦竑國史經籍志。當是

原本。今佚。

2.三卷本，存詩二百三首，有講語。　清代流傳有宋刊本及景宋抄本，見延令季氏宋板書目，天祿琳琅書目，知聖道齋讀書跋，及開有益齋讀書志，今日有傳本，惜未見。

3.三卷本，存詩一百九十五首，無講語。　百川書志，繡谷亭薰習錄集部著錄，疑是明刻唐百家詩本。唐音戊籤全唐詩所收皆卽此本，全唐詩更改編爲二卷。

4.唐詩類苑（卷六十八）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第四百十七卷）所錄，皆存詩一百四十六首，亦無講語，蓋節略之本也。

以上四本，繁簡不一，蓋累經刪削，遞有缺佚。第一本卷數特多，必存原式，惟久佚絕不可考。第二本雖所未見，而由各家著錄。猶可見其概略。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六，宋板集部。

經進周曇詠史詩（一函一册）

唐周曇撰。書三卷。揭衡「守國子直講臣周曇撰進」。分八門，自唐虞至隋以人系題得七言絕句二百三首。每首題下注大意，詩下引史而以己意論斷之，謂之講語。當時進講體式如此。槧式與書儀相似，宋本之最佳者。册尾墨書泰興季振宜滄葦氏珍藏。（愚按天祿琳琅著錄司馬氏書儀僅一部，見後編卷二，乃紹熙壬子傳增書堂葛氏刊本。今有雍正三年汪亮采翻刻本，猶可識其面目。）

知聖道齋讀書跋卷二，周曇詠史詩

此書晁氏陳氏俱不著錄，惟焦氏經籍志載云八卷。此從項藥師，朱錫鬯舊鈔本錄得。唐人文字單行者甚少，全唐詩僅採其詩而無講語，觀此亦可見當時體格也。續得宋本再校。究多不可通，奈何奈何。本乃季滄葦所藏，極工雅。（愚按彭元瑞嘗與修天祿琳琅後編，此云宋板，卽指內府所藏也。又此知聖道齋鈔本今藏于所謂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上卷已缺佚，僅存中下二卷。破敵收京之日當設法配齊刊行之。）

觀兩處所記，知此書乃周曇官國子直講時所作，爲進講之用者。當時進講體式，每詩題下皆注大意，詩後又引史文而以己意加以論斷，謂之講語。是其書有詩評有話本與平話之體例最爲近似，彭氏再校究多不可通，疑是講語俚俗不堪，致譌謬特

甚。今據全唐詩錄其門目如下：

吟敍

閑吟

唐虞門　唐堯　虞舜　舜妃　再吟

三代門　夏禹　再吟　太康　后稷　文王　武王　太公　再吟　又吟　子牙妻　周公　夷齊　管蔡　成王　幽王　平王

春秋戰國門　祭足　再吟　隱公　莊公　哀公　再吟　平公　文公　景公　衞靈公　陳靈公　陳蔡君　楚惠王　楚懷王　再吟　韓惠王　頃襄王　武公　華元　臧孫　公叔　莊辛　孫臏　靈輒　郭開　樂羊　虞卿　豫讓　毛遂　再吟　田文　再吟　馮讙　章子　卞和　季札　孫武　夫差　少孺　蘇厲　鬻拳　荆軻　再吟　陳軫　田饒　鮑叔　晏嬰　再吟　又吟　叔向　師曠　智伯　再吟　襄子　楊囘　顏囘　子貢　再吟　鄭祖　子產　管仲　再吟　范蠡　屈原　黃歇　王后　樊姬（按以上戊籤分爲春秋戰國之上，以下爲春秋戰國之下。）　齊桓公　中山君　趙簡子　再吟　趙宣子　韓昭侯　魏文侯　郤成子　秦武陽　田子方　淳于髡　再吟　再吟（按此當作又吟）　田子奇　百里奚　孫叔敖　魯仲連　宋子罕　宮之奇　王孫滿　顏叔子　張孟談　公子無忌　再吟　侯嬴朱亥　再吟

秦門　胡亥　再吟　趙高　陳涉　項籍　范增

前漢門　高祖　再吟　周苛紀信　鄧侯　曲逆侯　薛公　條侯　平津侯　博陸侯　夏賀良　王莽　再吟　又吟　毛延壽　劉聖公　樊崇徐宣　僭號公孫述

後漢門　光武　明帝　桓帝　靈帝　廢帝　獻帝　再吟　子密　羊續　楊震　趙孝　馬后　魏博妻　曹娥　周都妻　鮑宣妻　呂母

三國門　蜀先主　再吟　後主　吳後主　王表　魯肅

晉門　晉武帝　再吟　惠帝　賈后　懷帝　愍帝　郭欽　王夷甫　王茂弘　吳隱之　再吟

六朝門　前趙劉聰　前涼張軌　後魏武帝　三廢帝　苻堅　再吟　又吟　宋武帝　二廢帝　齊廢帝東昏侯　梁武帝　再吟　簡文帝　元帝　謝舉　朱異

傅昭　宣帝　李果

隋門　隋文帝　獨孤后　煬帝　賀若弼

天祿琳琅書目云分八門，而此則分爲十門，（唐音戊籤則分十一門）何併何分今不可定，然觀詩題已可知其內容之大概。所詠雖屬人名而實以事爲主，故有二名合爲一題者，（如夷齊，管蔡，陳蔡君，侯嬴朱亥，等等）其詠一人而至再至三，尤不勝纏綿往復之致。（如舜妃，太公等等）此書乃爲進講而作，在形式上各詩題雖似獨立不相關連，然當其進講時，于詩與詩之間，自必加以適當接續之語，使成爲一歷史敍述，而不至于有支離突兀之嫌，如此講演蟬連不絕便成一部平話。唐末人作通史多止于隋，姚思廉通史馬總通曆是也。可證此詩雖至賀若弼而止，所講必是全史也。

更選錄數詩於下：

吟敍

歷代興亡億萬心，聖人觀古貴知今。古今成敗無多事，月殿花臺幸一吟。

閑吟

考摭妍蚩用破心，翦裁千古獻當今。閑吟不是閑吟事，事有閑思閑要吟。

可見所謂進講者，乃月殿花臺消閑之事，固主上之所戲弄，倡優所蓄，與南宋供話幕士竟無大異。其首論歷代興亡古今成敗，已開五代史平話宣和遺事一類引子之端，則又可考一種體裁上之沿襲矣。

太公又吟

千妖萬態逞妍姿，破國亡家更是誰。匡政必能除苟媚，去邪當斷勿狐疑。

此當指太公斬妲己事，惜講語不存，其詳不可曉。按梁李暹注千字文「周發殷湯」云妲己變作九尾狐狸，（見經籍訪古志卷二）是妲己爲妖邪之傳說當時已有之矣。（參考新雕注胡曾詠史詩卷一鉅橋注。）

子牙妻

陵柏無心竹變秋，不能同戚擬同休。歲寒焉在空垂涕。覆水如何欲再收！

唐代奉姜子牙爲武神，立武成王廟，與文宣王廟比重。故傳說其故事甚多，周氏亦詠之再三。後來之武王伐紂書，封神演義，卽淵源于此。姜牙見逐老婦見戰國策秦策，說苑尊賢篇及抱朴子逸民篇，然此所講則不知其出於何典也。

平津侯

儒素逢時得自媒，忽從徒步列公台，北辰如不延吾輩，東閣何由逐汝開。

自來儒生不遇，流落江湖爲伎藝人，常借古人得意事發舒憤慨，今日讀此詩，猶想見周氏之揚眉吐氣時也。

靈帝

榜懸金價鬻官榮，千萬爲公五百卿。公瑾孔明窮退者，安知高臥遇雄英。

蜀先主

豫州軍敗信途窮，徐庶推能薦臥龍。不是卑詞三訪謁，誰令玄德主巴邛。

此等詩中之議論皆似三國演義。

賀若弼

破敵將軍意氣豪，請除傾國斬妖嬈。紅綃忍染嬌春雪，瞪目看行切玉刀。

此種輕艷而浮淺之絕句常爲流俗所諧悅，後世講史之作大抵似此，蓋轉相倣效也。然周氏終是唐人，故詩不盡鄙俚，如

唐堯

祆氛不起瑞煙輕，端拱垂衣日月明。傳事四方無外役，茅茨深處土階平。

齊廢帝東昏侯

定策誰扶捕鼠兒，不憂蕭衍畏潘妃。長圍旣合刀臨項，猶惜金錢對落暉。

猶不失晚唐風格。胡震亨曰「其詩拙惡不成句，殆不幸而猶傳者。」其論未免太過。此書自唐以後疑卽流行于講史人之手，故得保存至今日也。

明弘治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一，董卓議立陳留王

此是中平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城中誅殺宦官，二帝夜臥荒草，軍馬四散去趕，不知帝之所在。二帝伏至四更，露水又下，腹中飢餒，相抱而哭。又怕人知，吞聲草莽之中，淚如雨墜。陳留王曰，在此不宜久戀，去尋活路。帝曰路暗難行，如之奈何。陳留王與帝以衣相結，爬上岸邊，滿地荆棘，不見行路，仰天嘆曰，劉辨休矣。但有流螢千百成羣，光芒照耀，只在帝前，陳留王曰，此天助吾兄弟也。隨螢火而行，漸漸見路，二帝相扶，一步一跌，奔出山路而走。後史官有詩曰：

亂兵如蟻走王師，社稷傾危孰爲持。夜逐火螢尋道路，漢家天子步歸時。

此所引詩卽周曇詠史詩後漢門廢帝一首，可見周曇詩元明人講史尙猶沿用。各本「傾危」作「顚危」，「火螢」作「螢光」，此有誤字，蓋據舊傳三國話本展轉祖述，未必卽出于本集。周曇官守國子直講而此稱之爲史官者，蓋說話人例稱講史之官爲史官也。明刊講史話本引周曇詩者諒不僅此一處，惜此時覓書不易，無可翻檢，他日倘有所見，當續記之。周曇詠史詩自來著錄皆列「晚唐」，與五代人相雜廁，然曇究仕于何朝則無言之者。考唐末累經喪亂，乘輿播遷，國子監鞠爲荒圃，其設官進講之制未聞，故當在後唐明宗之世。于時天下粗定，欲振發文教，重興國學，分設諸官，以宰臣兼判國子祭酒。而承大亂之後事多創製，如刻九經印板，詳定書儀，著五服之令，皆通約便俗爲後世法。明宗出自行伍目不知書，而樂聞儒生道古事，尤好作詩。今選錄此類記載如下

五代史記卷二十八唐臣傳，趙鳳

明宗武君不通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知書，奏讀多不能稱旨。孔循教重誨求儒者置之左右，而兩人皆不知唐故事，于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及鳳爲之。

又卷五十四雜傳，馮道

明宗問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文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水運軍將于臨河縣得一玉盃，有文曰傳國寶萬歲盃，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講說其義，嘉納之。

北夢瑣言卷十九

明宗戒秦王重榮曰，吾少鍾喪亂，馬上取功名，不暇留心經籍。在藩邸時見判官論說經義，雖不深達其旨，大約令人開悟。今朝廷有正人端士，可親附之，庶幾有益。吾見先皇在藩時愛自作歌詩，將家子文非素習，未能盡妙，諷于人口恐被諸儒竊笑。吾老矣不能勉強于此，唯書義尙欲耳裏頻聞。時從榮方聚雜進士浮薄子弟以歌詩吟詠爲事，上道此言規諷之。或一日秦王進詩，上說于俳

優敬新磨，新磨贊美而曰勿訝秦王詩好，他阿爺平生愛作詩。上大笑。

周曇詩既不工，識尤淺薄，在唐人中自無足稱，然當朱三作天子以後，金戈鐵馬迄無寧時，賢人隱迹斯文掃地，曇意在通知古今，未始非一時之彥，故得翦裁千古以進獻于天子也。新唐書百官志。

國子監……直講四人，掌佐博士助教以經術講授。

按唐室天子自有內殿侍讀講書之制，直講卑微非侍從臣，且亦無講詠史詩之說，周曇以守國子直講進講詠史，斯亦後唐君臣不知唐故事之一徵歟？

四、胡曾詠史詩

胡曾，唐邵陽人，嘗于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後入路巖高駢諸人幕府。其事蹟何光遠鑑誡錄，孫光憲北夢瑣言等書中時有記載。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元辛文房唐才子傳，所述頗詳。道光寶慶府志，光緒邵陽縣志，列傳亦間有考訂。曾所作有安定集十卷，今佚。（見新唐書藝文志）詠史詩以地名爲題，凡七言絕句一百五十首。今日流傳之本頗多以與下文所討論者有關，姑就所知略述如次。

1 新雕注胡曾詠史詩三卷　卷首題「前進士胡曾著述幷序，邵陽曳陳蓋注詩，京兆郡米崇吉評注續序」三行。有自序及米公續序。分上中下三卷，每卷詩五十首，總一百五十首，目錄分列于三卷之前，與正文連接，款式頗古。各詩未按史事先後排次，猶是胡氏原式。宋本遞藏于石研齋秦氏，士禮居黃氏，藝芸精舍汪氏，琳瑯書室胡氏及近人顧某處。商務印書館據影抄本印入四部叢刊三編中。按唐才子傳云「今詠史詩一卷有咸通中人陳蓋註」，似陳註有舊單行本，惜不可見矣。

2 新板增廣附音釋文胡曾詩註　卷端標目如上式，次行上題「詠史詩」三字，下題「廬陵胡元質注」，（據金澤文庫本圖錄卷上）無序跋。胡元質宋人，事迹無考，宋史藝文志小學類有胡元質西漢字類五卷，醫書類有胡元質總效方十卷，或卽同人所作。各詩按年歷改編，係舊本如此抑卽出于胡氏之手今不可知。此書盛行于日本，如經籍訪古志。成簣堂善本書目，高木文庫古活字板目錄，等書目中著錄頗夥。（因分卷不甚顯明，各家著錄時有三卷一卷之異，實卽一書。）有古抄本，古

刊本，古活字本，等等常與註千字文，（梁周興嗣次韻，李暹註）蒙求（唐李翰撰）或蒙求集註（宋徐子光注）合刻，稱爲「明本排字增廣附音釋文三注。」蓋三者皆訓蒙之書，性質相近，故合刻之。此風氣不知起于何時，疑明代始傳入日本，故標目冠明本二字。持靜齋續增書目有明人大字精鈔本胡曾詠史詩二卷與千字文註，蒙求集註同册，當卽此本，明宮官劉若愚酌中志卷十八內版經書紀略中有釋文三註，云「千字文七十一葉，胡曾詩九十九葉，蒙求一百四十四葉」，亦卽此書，（故宮善本書目卷二有明內府刻本釋文三注，蒙求是宋徐子光集註本，千字文詠史詩皆不著作注名氏，蓋經人有意刊落。）唐音戊籤編胡曾詩爲三卷，云「內府注釋本載一百四十九首，查有廣武山一首失載，補入」。是內版缺詩一首，經廠刻書委之閹宦，致有此失也。

3 南宋無名氏註本　卽上本，經後人展轉翻刻，刊落註者名氏，卷數亦有分合之異。四庫箸錄，提要云「自共工之不周山，迄于隋之汴水，凡一百五十首。每首之下鈔撮史書各爲之註。前後無序跋，亦不載註者名氏，觀所引證似出南宋人手。」皕宋樓藏書續志所收亦是此本。繡谷亭薰習錄集部，善本書室藏書志箸錄者有詩一百五十二首，溢出二首，則不知將何人之作混入也。

4 節本　唐人萬首絕句，唐詩類苑所錄僅一百首，乃據上列第一種本節出，次第相合。全唐詩則據此節本，更用第三種本補出五十首以附于末，次第顚倒錯亂，最無足觀。

詠史起于漢魏，文選所登（卷二十一）篇什燦爛，自後代有作者，然皆轉相仿效，自具風格，與晚唐諸家體製旣殊，運思各異，絕無淵源可言。晚唐詠史之風今可考者創自胡曾，曾自序云：

夫詩者，蓋美盛德之形容，刺衰政之荒怠，非徒尙綺麗□瑰琦而已，故言之者無罪，讀之者足以自戒。觀乎漢□□（魏才）子，晉宋詩人，佳句名篇雖則妙絕，而發言指要亦已踈□。齊代旣失軌範，梁朝又加穿鑿，八病興而六義壞，聲律僞□□（而風）雅崩，良不能也。曾不揣庸陋，轉采前王得失，古今短□，□（長詠）成一百五十首，爲上中下三卷。便以首唱相次，不以年□□（代爲）先。雖則譏諷古人，實欲裨補當代，庶幾與大雅相近者也。（原按此序孤本僅存無可校對，

缺字姑以臆補。）

讀此序可知胡曾詠史旨在評古今得失以裨補當代，非偶然感興而作。乃以議論爲主，詩之工拙抑又其次。故專門勒成一書，在安定集之外，別序而行之。惜其于取裁由來，成書經過，未嘗說明。按其詩，詠史而以地名爲題，事至可異。唐才子傳卷八胡曾傳。

> 曾天分高爽，意度不凡，視人間富貴亦悠悠，遨遊四方馬蹟窮歲月，所在必公卿館穀，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奇士也。嘗爲漢南節度從事。作詠史詩皆題古君臣爭戰廢興塵跡，經覽形勝，關山亭障，江海深阻，一一可賞。人事雖非，風景猶昨，每感輒賦。俱能使人奮飛。至今庸夫孺子亦知傳誦，後有擬効者不逮矣。至於近體律絕等，哀怨清楚曲盡幽情，擢居中品不過也。惜其才茂而身未顯脫，痛哉。

此所述不知根據何書，疑不免揣度之辭，只可視爲一種解釋。唐人最好題壁，山川形勝往往留詠。七絕易作易寫，可以播之樂府吟詠于藝妓走卒之口，騰揚于達官貴人之間，故題壁之作尤以此爲夥。唐人小說中記此類事，其例不可勝舉。此種「壁報文學」在當時既已風行一世，疑卽有輯錄成册者，今日如就萬首唐人絕句摘錄，亦可見其製作之盛也。胡曾詠史以地爲題，不按史事先後編次，與題壁詩最爲相似，宜卽承此種風氣而來，然其中不盡登臨題詠之作，亦至明顯。如不周山（胡元質註）

> 共工爭帝力窮秋，因此捐生觸不周。遂使世間多感客，至今哀怨水東流。（共，居容切。列子湯問篇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天闕，斷鰲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不周，山名。）

此山在虛無飄渺間，自共工以後未聞有至者，胡曾果何緣而至此！此外如涿鹿，瑤池，流沙，夾谷，長城，平城，迴中，居延，李陵臺，銅柱，玉門關，瀘水等等，料亦非曾所能盡至。或其詠懷古迹積稿頗多，最後按史籍加以補充，而爲求體例精純，不得不語氣畫一，遂雜擬作之篇。觀曾判木夾一牒，知其歷史知識亦至俚薄，如云：

王莽不識天時，苻堅不知歷數，妄恃強富，爭帝乾坤。莽以百萬銳師來襲後漢，光武以五千之衆破于昆陽。苻以六十萬精兵寇于東晉，謝玄以八千之卒敗于壽春。豈不爲欺天罔地所致者也。國富兵強何足恃也。……既識三略，便可七擒，不唯喝倒不周，亦可擘開太華。……涉嵩弔民，渡瀘會獵，繼齊魯之夾谷，紹秦趙之澠池。……（鑒誡錄卷二）

不外已作昆陽，東晉，八公山，圮橋，不周山，瀘水，夾谷，澠池諸篇。合而觀之，可增加一分了解。舊五代史唐書胡裝傳

胡裝禮部尚書曾之孫。……裝學書無師法，工詩非作者，僻於題壁，所至宮亭寺觀必書爵里，人或議之，不以爲愧。

裝之世系無考，與詠史作者之關係今不敢確定，然氣味則非常相近，如非繩其祖武，亦可以有二難之目矣。

胡曾詠史詩與寄頗淺，格調亦卑而盛行數百年，刻本甚多，析而論之，約有兩種用途。

1. 用爲訓蒙課本　咸通間邵陽叟陳蓋首爲胡曾詠史詩作注，蓋與曾同時同里，疑卽其鄉之老塾師也。米崇吉續序云：

余聞玉就琢而成器，人從學以方知。是乃車胤聚螢，孫康映雪。每思百氏，爰及九流，皆由博識於一時，故得馨香於千古。余非士族，跡本私門，徒堅暗昧之材，謬積討論之志，莫不采尋往策，歷覽前書。黃帝方立史官，蒼頡始爲文字，旣有墳籍，可得而言。近代前進士胡公名曾，著詠史律詩一百五十篇，分爲三卷。余自卯歲以來備嘗諷誦，可爲是非罔墜，褒貶合儀。酷究佳篇，實深降歎。管窺天而智小，蠡測海而理乖，敢課顓愚，逐篇評解。用顯前賢之旨，粗裨當代之聞，取誚高明，庶幾奉古云爾。

米氏乃西域米國歸化人，卽昭武九姓之一。崇吉蓋胡兵之子弟，故云「余非士族，跡本私門」。孫星衍曰，「其續序云近代胡曾，是米俱唐人也」，（廉石居藏書志內編卷上）今按至遲亦當在後唐之世。是胡曾詠史在當代已用爲兒童讀物。按年代改排之本不知始于何時，然觀與注古千文，蒙求合刻，則至明代猶爲訓蒙之書。程敏政詠史絕句序（篁墩集卷二十三）

詩美刺與春秋褒貶同一扶世立教之意，後世詞人遂有以詩詠史者。唐杜少陵之作妙絕古今，號詩史，第其所識者皆唐事，且多長篇，讀者未能遽了。胡江東有詠史絕句，則自上古以至南朝，分題紀要，殆庶幾矣。顧其詞意併弱，作者未有取焉。予家居見塾師以小詩訓童子，乃首以市本無稽韻語，意甚不樂。因以所記古七言絕句詠及史者手書授之。上自三代下及宋元，凡二千餘年，以時比次，得數百篇，又以其猥雜而不便于一覽也，加汰之，存者二百篇。其間世之治亂，政之得失，人才之賢正邪否，大抵略備。然以其不出於一人一時之手也，故或婉詞以寓意，或正言以示警，蓋有一事而史更數十百言記之不足，詠以二十八字發之有餘者，徐考之亦不獨可教童子也。觀者諷詠而有得于美刺褒貶之間，感于意，創于惡，其於經學世教豈不小有所益哉。

此云「胡江東」殊誤，羅隱自號「江東生」，胡曾無江東之稱，然其所指必卽胡曾詠史之改編本，固可無疑。程氏舉詠史詩爲胡曾詩風行中之一種反動力量，乃集多人之美以代一家之作，故其體製篇數，皆略相似。觀其云蓋有一事而史更數十百言記之不足，詩以二十八字發之有餘，亦可以瞭然胡曾詠史盛行于蒙塾之故矣。

2 用爲講史話本　胡曾詠史詩之陳注米評與平話體製已甚接近。陳注多援村書俗說，如所謂爾雅史記之類，皆非古本。（史記與孟子正義所常引者是一書將別論之。）引用春秋後語，漢書，三國志等亦皆雜以俚語不盡原文。每條長者至千餘言，以說明史事爲主，已不專爲注釋詩中辭句。米氏更從而逐篇評解，引申詩義以論注中所述史事之臧否。今選錄三首如下：

渭濱

岸草青青渭水流，子牙曾此獨垂鈎，當時未入非熊兆，幾向斜陽談白頭。　史曰，姜子牙卽呂望也，隱迹於渭濱垂鈎，周文王因夜夢見獵得一熊，王出果於渭濱遇逢，文王子牙以車載而同歸，拜爲太公，後用謀伐殷也。帝王略論曰，呂望王佐之奇才，師曠之資之德明也。余觀說命之書，一千年一聖人出，五百年一賢人生。若夫有賢聖所生卽有命世之才，其姜子牙實謂命世之才矣。孔聖已，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不如今。又曰冠年如日出之光，壯年如日中之光，暮年如日入之光，天命之年矣。呂望八十方遇文王，莫不色衰力敗，心怠神疲，

縱令食廟乘車，入師出相，任成大事，焉能久長。若不一簞有徵，豈不百年虛度，雖胤後人成爲己有也。（愚按此引帝王略論乃虞世南在唐初教諸王子而作，一名公子先生論，實唐人之普通歷史教科書。敦煌日本曾出殘本，陸心源唐文拾遺卷三輯得若干條，惜未搜及此書也。）

息城

息亡身入楚王家，迴首春風一面花，感舊不言長掩淚，秖應翻恨有容華。　春秋云，昔息侯被楚王滅，擄其妻納爲嬪，終身不伏笑語，感舊夫之意也。又烈女傳曰，楚擄息國君使守門，欲納夫人，夫人作記曰，生則同室，死則同穴，謂我深言，其如皎月。遂自殺也，息君聞之，亦自殺矣。又近代才子之句，息夫人爲楚王生二子，其理難明，蓋學淺未周也。夫上古結繩而治，軒轅文字而興以立史官，相其褒貶，莫不懲惡勸善以激將來，諷詠之中尤宜小細，若成大謬有誤後人，根究其源，實難盡美者矣。

五丈原

蜀相西驅十万來，秋風原下久徘徊。長星不爲英雄住，半夜流光落九垓。　志云，武侯諸葛亮將蜀軍曰北伐魏，魏明帝遣司馬仲達拒之。仲達蜀軍於五丈蜀原下營，卽死地也，遂關城不出戰。武侯患之，居歲，夜有長星墜落於原，武侯病卒而歸，臨終爲□□□儀曰，吾死之後可以米七粒幷水於口中，手把筆幷兵書，心前安鏡，□下以土，明燈其頭坐昇而歸。仲達占之云未死，有百姓告武侯病死，仲達又占之云未死，竟不取趁之，遂全軍歸蜀也。夫諸葛孔明者佐時國□立事持名，有金石不朽之功，實鍾鼎名勳之望，而又威揚四海，責盛而朝，數盡善終可謂美也。

綜觀詩，注，評三者可見其與前舉元人講史平話非常相似，竊意此卽平話之祖。平話一詞中之「平」字卽由米崇吉「評解」一類作品而來。唐詩紀事卷七十一。胡曾王衍五年宴飲無度。衍自唱韓琮柳枝詞曰，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何如思想千年事，誰見楊花入漢宮。內侍宋光溥詠曾詩曰，吳王恃霸棄雄才，貪向姑蘇醉綠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霄西送越兵來。衍怒罷宴。曾有詠史詩百篇行于世。（愚按全唐詩話卷五同，又此稱詠史百篇與萬首唐人絕句合，蓋據節本言也。）

鑑前蜀宮廷已藉曾詩爲諷諫之資。鑑誡錄卷七，亡國音：

王後主，咸康年……數塗脂粉，頻作戎裝。又內臣嚴凝月等競唱後庭花，思越人，及搜求名公艷麗絕句，隱爲柳枝詞。君臣同座悉去朝衣，以晝連宵，絃管喉舌相應……是時淫風大行，遂亡其國。後庭花者亡陳之曲，故杜牧舍人宿秦淮有詩曰，……又胡曾詠史詩曰，鄰國機權未可涯，如何後主恣驕奢。不知卽入宮前井，猶自聽歌玉樹花。思越人者亡吳之曲，故胡曾詠史詩曰，吳王恃霸棄雄才，貪向姑蘇醉淥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柳枝者亡隋之曲，煬帝將幸江都，開汴河種柳。至今號曰隋堤，有是曲也。胡曾詠史詩曰，萬里長江一旦開，岸邊楊柳幾千裁。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更不迴。……

何光遠嘗仕後蜀，是在五代時已習用胡曾詩爲評論史事之根據。曾詩改按年代排次乃勢不容已之事，疑在宋代已有用爲講史話本者，金刊本劉知遠諸宮調開端有商調迴戈樂引子一首，云：

悶向閑窗檢文典，曾披攬，把一十七代看。自古及今都總有羅亂。共工當日征於不周，蚩尤播塵寰。湯伐桀，周武動兵取了紂江山。

卽本改編本胡曾詠史詩卷首不周山，涿鹿，商郊，孟津，四詩也。蓋當時通行于瓦舍，故說唱諸宮調者亦援用之。宣和遺事前集

……武王伐之，享國日久。傳位至周幽王，寵褒姒之色，爲不得褒姒言笑，千方百計取媚他，因向驪山上把與諸侯爲號的烽火燒起，諸侯皆道是幽王有難。舉兵來救，及到幽王殿下，卻無他事，只是要取褒姒一笑。後來貶了太子，廢了申后，申后怒，會犬戎之兵來伐幽王，諸侯不來相救，遂喪其國。有詩爲證：

詩曰　恃寵嬌多得自由　驪山舉火戲諸侯
祇知一笑傾人國　不覺胡塵滿玉樓

又楚國靈王寵嬪嬙之色，起章華之臺，苦虐黎庶，遭平王所追，遂死於野人申亥之家。有詩爲證：

詩曰　茫茫春草沒章華　因笑靈王苦好奢
臺土未乾簫管絕　可憐身死野人家

後來陳後主也寵張麗華孔貴嬪之色，沉湎淫逸不理國事，被隋兵所追無處躲藏，遂同二妃投入井中，隋兵搜出亦遭其虜，其國卽亡。有詩爲證：

詩曰　陳國機權未有涯　　如何後主奢驕奢
　　不知卽入宮前井　　猶自聽吹玉樹花

當時有隋煬帝也無道，殺父誅兄奸妹無所不至。寵蕭妃之色，蕭妃要看揚州景致，帝用麻胡爲帥，起天下百寓民夫開一千丹八百里汴河，從汴入淮，從淮直至揚州，役死人夫無數，死了相枕。復造龍鳳船，使宮女牽之，兩岸簫韶樂奏，聞百十里之遠。更兼連歲災蝗，餓死人徧地，盜賊蜂起，六十四處煙塵。一十八處擅改年號。李密袒臂一呼，聚雄師百萬，占了中原。煬帝全無顧念，被宇文化及造變江都，斬煬帝於吳公臺下。隋國遂亡。有詩爲證：

詩曰　千里長河一旦開　　亡隋波浪九天來
　　錦帆未落干戈起　　惆悵龍舟更不迴

此段在宣和遺事篇首，敍歷代君王荒淫之失，必是宋人講史之老套語，非元人創作。其所講之詩卽胡曾之褒城，章華臺，陳宮，汴水四篇也。全相平話五種中大抵每種皆有胡曾詩，如武王伐紂書卷中

每日紂王共妲己在摘星樓上取樂無休。萬民皆怨不仁無道之君寵信妲己之言，不聽忠臣之諫，損害人民之命。紂王今天下變震黎民廣聚糧草，在朝歌廣有三十年糧，盡底成塵，有胡曾詩爲證：

詩曰　積粟成塵竟不開　　誰知拒諫剖賢才
　　武王兵起無人敵　　遂作商郊一聚灰

此所引卽鉅橋一詩。平話三國志卷中嘗引檀溪南陽兩首，惟未出胡曾之名。明弘治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中引「胡曾先生詠史詩」江夏、宜渡、檀溪、渭濱、七里灘、南陽、田橫墓、赤壁、灞水、五丈原、峴山、武昌等十二首，如卷八定三分亮出茅廬玄德等在莊中共宿一宵，次日收拾同出茅廬。昔日文王夜夢非熊。往渭濱請姜子牙，同車載立成天下，後胡曾先生有詩曰：

岸草青青渭水流，子牙曾此獨垂鈎。當時未入非熊兆，幾向斜陽嘆白頭。

漢光武曾三宣嚴子陵，胡曾先生有詩曰：

七里清灘映石層，九天星象感嚴陵。釣魚臺上無絲竹，不是高人誰解登。

今玄德三請孔明出茅廬，胡曾先生有詩曰：

亂世英雄百戰餘，孔明方此樂耕鋤。蜀王若不垂三顧，爭得先生出舊廬。

此直似專講胡曾詠史詩，蓋承襲講史之規矩而來，故不厭其煩瑣也。田橫墓一首引見卷九諸葛亮智激孫權注中，尤可見演史人之歷史知識不過如此。此外如雨窗欹枕集卷下，漢李廣世號飛將軍，結尾「胡曾先生有四句詩」云云，即胡曾灞陵一首。醒世恆言第二十四卷，隋煬帝逸遊召譴，結尾「後人有詩」云云，即胡曾汴水一首。此種講史零篇雖視爲專講此二詩之講語，殆無不可也。

以上所舉胡曾詠史詩之兩種用法推究其本當係一事，即說平話一道乃由蒙師講解而興。周曇進講詠史由其官爲守國子直講觀之猶是訓蒙之業，而月殿開吟，已在倡優戲弄之間。周曇自作新詩，不用胡曾舊本，翻陳出新，當屬職業競爭問題，其必因胡曾詠史詩風行而產生，可無疑也。

晚唐詠史因新舊不同約分兩派，可以胡曾周曇爲之代表，今大略比較如下

胡曾詠史詩	周曇詠史詩
1 以地名爲題	1 以人名爲題
2 不以年歷爲先	2 按時代區分門類
3 無講語	3 有講語

由以上三點可見一顯然演變之痕迹。胡曾詠史脫胎題壁，以地爲題，如一盤散沙彼此殊不相貫，且除歷史上極有名之遺迹，不易爲一般人所了解，故周曇改用人名爲題。而按史編次亦自然之趨勢。胡曾詩後來有改按年代排比之本，當即彌補其固有之缺憾。胡曾詩雖無講語而一時陳蓋爲之註，米崇吉爲之逐篇評解，可見當時流俗對於此類講語有迫切之要求，周曇進講既應運而興，則其詩中自附講語乃當然之事。嘗謂講史一科胡曾布其種子，周曇發其萌芽，而孕育滋長之者則爲晚唐之社會與宮廷，觀此種演變可以了然矣。

關於進講詠史之制史無記述，閒嘗爲一種推測，姑略述之。宋史張昭傳：

張昭字潛夫，本名昭遠，避漢祖諱止稱昭。……昭始十歲能誦古樂府詠史詩百餘篇。……後至贊皇，遇程生者專史學，以爲專究經旨不通今古，率多拘滯，

繁而寡要，若極談王霸，經緯治亂，非史不可。因出班范漢書十餘義商榷，乃授昭荀紀國志等。後又盡得十三史，五七年間能馳騁上下數千百年事，又注十代興亡論。……

昭于開寶五年卒，年七十九，以此上推十歲時在唐昭宗天復天祐之間。其所誦詠史詩疑是胡曾之作。昭幼誦詠史長爲五代間史學大家，其一生于詠史教育宜有提創之力，册府元龜卷五百三十三

漢張昭遠後唐天成中爲左補闕。上言曰，……臣竊見先帝時皇弟皇子盡喜俳優，聞無稽玩物之言則娛心悅耳，告致理經邦之說則俯首顰眉。入則務飾姬姜，出則思參僕馬。親賓滿座無非優笑之徒，食客盈門罕有賢能之士。以此知識，以此宗師，必若託以維城，付之主鬯，無難亡之國，無不破之家。其則非遙，可謂殷鑒。臣請諸皇子各依古議置師傅之官，如陛下厚之以渥恩，課之以訓導，令皇子屈身師事，每日講說善道，一日之中但記一事，一歲之內所記漸中多，每至月中令師傅具錄聞奏，或皇子上謁之時，陛下更令侍臣面問，十中得五，爲益良多，何必讀書，自然博識。既達安危之理，兼知成敗之由，主鬯維城，何往不可。臣雖短識，事繫遠圖，伏乞陛下詢于公卿，以爲可否。……

天成乃明宗親政之初元，曰何必讀書自然博識，其結果疑卽以講史代優戲也。周曇進講詠史或卽由昭奏每至月中令師傅具錄聞奏之法而來，惜無顯明證據，不敢斷言，附識於此，以俟知者。

五、汪遵褚載與羅隱

汪遵，唐宣州涇縣人，舉咸通七年進士第。（據唐摭言卷八）善爲絕句詩。崇文總目，通志藝文略，宋史藝文志皆著錄有汪遵詠史詩一卷。（宋志唐人宋人中兩見，首作王遵者字之訛也）惜今無單行本，僅見于

1. 萬首唐人絕句（寒山堂刊本）卷三十五　詠史與他作雜廁，共詩五十九首。
2. 唐音戊籤四十二（統籤卷六百四十四）　此本從宋志題作王遵。凡錄七言絕句詩六十首，首戰城南等七首，第八首蒼頡臺題下有「以下詠史」四字。其詠史按史事先後排次　共五十三首。內長城一首萬首唐人絕句所無，乃胡震亨

據鑒誡錄補入，已于題下注明。是其篇數與萬首唐人絕句完全相同，是否根據舊本如此，抑卽胡震亨用萬首唐人絕句甄別編次，今不可考矣。

3. 全唐詩第九函第八册　此與萬首唐人絕句是一本，惟將其前半（題李太尉平泉莊至蒼頡臺）移于後，將其後半（彭澤至斑竹祠）移于前耳。蓋其所據卽出萬首唐人絕句，惟分訂兩册，遂致上下互易也。長城一首則據鑒誡錄或唐音戊籤補入，故附于末。

以上三本編次不同，無可斷爲汪氏原書者。姑依唐音戊籤本論之。其詠史詩題與胡曾同者凡二十餘篇，如

箕山　息國（胡作息城）　吳坂（胡作虞坂）　五湖　細腰宮　漚池　夷門　杜郵館　函谷關　易水　東海　烏江　望思臺　銅雀臺　南陽　延平津　金谷　彭澤　陳宮　汴河（胡作汴水）

在五十餘篇中題之相同竟二十篇，似非偶然之事。惟汪遵詠史雖大體以地名爲題而不盡如此，亦間有詠人名史事者，斯微異耳。如

采桑婦　越女　漁父　白頭吟　昭君　綠珠　破陳

蓋已開後來演變之漸矣。汪遵詠史其遣辭命意與胡曾幾無一不肖，舉例如

函谷關

脫禍東奔壯氣摧，馬如飛電轂如雷。當時若不聽彈鋏，那得關門半夜開。（胡曾函谷關：寂寂函關鑰未開，田文車馬出秦來。朱門不養三千客，誰爲雞鳴得放迴。）

南陽

陸困泥蟠未適從，豈妨耕稼隱高蹤。若非先主垂三顧，誰識茅廬一臥龍（胡曾南陽：世亂英雄百戰餘，孔明方此樂耕鋤。蜀王不自垂三顧，爭得先生出舊廬。）

綠珠

大抵花顏最怕秋，南家歌歇北家愁。從來幾許如春貌，不肯如君墜玉樓。（胡曾金谷園：一自佳人墜玉樓，繁華東逐洛河流，惟餘金谷園中樹，殘日蟬聲送客愁。）

破陳

獵獵朱旗映彩霞，紛紛白刃入陳家。看看打破東平苑，猶舞庭前玉樹花。（胡曾陳宮：陳國興亡未有涯，如何後主自驕奢。不知卽入宮前井，猶自聽吹玉樹花。）

可見其必爲同一風氣下之作品。胡曾與汪遵約略同時，而閱世較早，游踪既廣，得名亦盛。汪遵幼爲小吏，混迹胥徒，雖善爲歌詩而深晦密，其詩名殊非胡曾之比。故疑汪遵詠史乃效胡曾之體而來。宋代著錄汪遵詠史詩皆爲一卷，以胡曾詠史每卷五十首衡之，知今之所見尙無缺佚。其詩最初殆亦如胡曾詩不以年代爲先，按史事排次當出後人之手，然在唐宋間固亦有用作訓蒙課本及講史話本之可能也。

鑒誡錄卷九，卓絕篇

陳羽秀才題破吳王夫差廟，汪遵先輩詠絕萬里長城，……已上名公稱爲卓絕，千百集中無以如此，陳秀才題夫差廟云，姑蘇臺上千年木，刻作夫差廟裏神。幡蓋寂寥塵土滿，不知簫鼓樂何人。汪先輩詠史詩曰，秦築長城比鐵牢，蕃戎不敢過臨洮。雖然萬里連雲際，不及堯階三尺高。……

此稱汪遵詠絕萬里長城一首，萬首唐人絕句錄遵詩無此篇，而列入褚載諸作中。唐音戊籤全唐詩雖據鑒誡錄補入汪遵詩中，而于褚載詩中仍列入並未刊落，蓋以舊日流傳如此，不敢妄易。故此詩究爲何人之作，今不可考，意者，何光遠容有記憶之誤，舊集或無竄易之失，此篇當是褚載之詩也。

褚載，唐乾寧五年進士（據唐書藝文志及唐才子傳），時代較胡曾汪遵爲後。崇文總目，通志藝文略皆著錄有褚載詠史詩三卷。唐書藝文志有褚載詩三卷，宋史藝文志有褚載詩一卷，直齋書錄解題有褚載集一卷，唐才子傳云「集三卷今傳」，而皆不著錄詠史詩，蓋亦本集詠史各自爲書，遂互有存佚歟。葉廷珪海錄碎事中引褚載詩甚多，（見唐音戊籤九十三所輯斷句）是其詩與詠史在北宋末猶存。洪邁編萬首唐人絕句時似卽未見，故其所收寥寥無幾（卷之三十六），其可斷爲詠史之作者除長城外僅下列兩篇：

定鼎門

郟鄏城高門倚天，九重蹤跡尙依然。須知道德無關鎖，一閉乾坤一萬年。

陳倉驛

錦翼花冠安在哉，雄飛雌伏盡塵埃。一雙童子應惆悵，不見眞人更獵來。

又海錄碎事所引有「除卻洛陽才子後　更誰封恨弔長沙」兩句，殆亦詠史，此外則無可考矣。

舊五代史卷二十四，羅隱傳

羅隱，餘杭人，詩名于天下，尤長于詠史，然多所譏諷，以故不中第。……是羅隱詠史有名于當時，然未專成一書，故詩題亦不畫一，皆散見本集中與他作雜廁，不易分辨。今就唐音戊籤(統籤卷八百)摘錄其詠史各題如下

圍城偶作　宿紀南驛　許由廟　八駿圖　姑蘇臺　西施　秦記　焚書坑　始皇陵　四皓廟　書淮陰侯傳　韓信廟　董仲舒　望思臺　嚴陵灘　銅雀臺二首　王濬墓　王夷甫　江南　煬帝陵　江都　故都　羅敷水　青山廟　華清宮　馬嵬坡　孟浩然墓　淮口軍葬　題磻溪垂釣圖　隋堤柳

以上皆是七言絕句，由此詩題可見其成詩經過極不一致。隱詩視胡曾汪遵周曇等爲工，然其風趣則頗相似，今錄兩首。

西施

家國興亡自有時，吳人何苦進西施。西施若解傾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

題磻溪垂釣圖

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鈎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按此詩乃爲諷錢武肅王而作，見蘇書聞談錄。)

羅隱又常以七律之體詠史，凡二十餘首。(見統籤卷七百九十六)如：

覽齊史(原註：張翰思吳中鱸膾蓴羹)

齊王僚屬好男兒，偶覓東歸便得歸。滿目路歧拋似夢，一船風雨去如飛。盤擎紫線蓴初熟，筯撥紅絲膾正肥。惆悵中途無限事，與君千載兩亡機。

題籌筆驛

拋擲南陽爲主憂，北征東討盡良籌。時來天地雖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輕孺子，兩朝冠劍恨譙周。惟餘巖下多情水，猶解年年傍驛流。

以上所舉羅隱詠史之七絕七律，皆散篇，詩題亂雜，漫無統紀。唐人集中類此者習見不鮮，殊非胡曾周曇之比。以其有名于時，且在後代講史之書中時見引用，故特著之。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卷二十四(前集)，羅隱

蔡寬夫詩話云，潤州甘露寺有塊石，狀如伏羊，形製略具，號狠石。相傳孫權嘗據其上，與劉備論曹公。壁間舊有羅隱詩板云，紫髯桑蓋兩沉吟，狠石空

存事莫尋。漢鼎未分聊把手，楚醪雖美肯同心。英雄已往時難問，苔蘚何知日漸深。還有市廛沽酒客，雀喧鳩聚話蹄涔。……元符末，寺經火，詩板不復存，而石亦毀剝矣。

此稱隱詩卽「題潤州妙善寺前石羊」一首，明弘治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卷十一，劉玄德娶孫夫人一節中嘗演此故事，「後宋賢觀此勝跡，作詩讚曰」云云卽隱此詩，惟經展轉講說不稽本集，文字訛謬，遂多不可通矣。又演義卷四白門曹操斬呂布

操送下樓，布與玄德見，曰公爲坐上客，布爲堦下虜，何不發一言而相寬乎？玄德點頭。……操回顧玄德曰，呂布欲如何？玄德答曰，明公不見事丁健陽董卓乎？操頷之。布目視玄德曰，是兒最無信者。操遂令牽布下樓縊之。布回首曰，大耳兒不記轅門射戟時。操大笑。……羅隱有一絕句責玄德，詩曰

傷人餓虎縛休寬，董卓丁原血未乾。玄德旣知能啖父，爭如留取養曹瞞。

此引羅隱絕句一首不見本集，是否可信，殊不敢定，然觀鑒誡錄卷八錢塘秀記隱詩有「張華謾出如丹語，不及劉侯一紙書」兩句，吳越備史卷一記隱夏口詩有「一個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謾英雄」之句，今皆不見於本集，知隱詠史之作亡佚者多矣。

六、孫玄晏及晚唐詠史諸家

孫玄晏爵里無考，各家著錄其詩皆次于周曇之後，蓋亦五代時人也。宋史藝文志有孫玄晏六朝詠史詩一卷，孫玄晏覽北史三卷。六朝詠史詩今無單行本，存詩七十五首，見收于

萬首唐人絕句卷三十六

唐音戊籤一百十一（統籤卷七百五十三）

全唐詩第十一函第七册

三本相同，殆出于一源。胡震亨云「北史絕句三卷今亡」，是覽北史一書明人已不得而見之矣。

今錄六朝詠史詩之門目如下：

吳黃金車　赤壁　魯肅指囷　甘寧斫營　徐盛　魯肅　武昌　顧雍　呂蒙　介

象　濡須塢　周泰　張紘　太史慈　孫堅后　陸統　青蓋

晉七寶鞭　庾悅炙鵝　謝玄　謝混　陸玩　王坦之　蒲葵扇　王郎　劉毅　王恭　謝公賭墅　苻堅投鞭　衛玠　郭璞脫襦　庾樓　新亭

宋大峴　放宮人　借南苑　謝澹雲霞友　烏衣巷　袁粲　劉伯龍　王方平　黃羅襦　謝朏　羊玄保

齊謝朏　小兒執燭　王僧祐　王僧虔　明帝裹蒸　鬱林王　何氏小山　王倫之　潘妃　王亮

梁分宮女　馬仙琕　勍敵　蔡撙　楚祠　謝朏小輿　八關齋　庾信

陳王僧辨　武帝蚌盤　虞居士　姚察　宣帝傷將卒　臨春閣　綺閣　望仙閣　三閣　狎客　淮水　江令宅　後庭舞

觀此知孫玄晏詠史視周曇尤爲進步，除以人名地名爲題外又兼以史事爲題，去講史之道愈近。如魯肅指困，甘寧斫營，苻堅投箠，宣帝傷將卒諸題與元人平話中之目錄非常相似。玄晏詩頗以神韻勝，風格在胡曾周曇之上。今錄兩首。

黃金車

分擘山河卽漸開，許昌基業已傾頹。黃金車與斑爛耳，早箇須知入識來。

庾信

苦心詞賦向誰談，淪落周朝志豈甘。可惜多才庾開府，一生惆悵憶江南。

孫玄晏詠史與周曇詠史體裁相似，今所見本雖無講語，疑其初亦必有之，特久佚耳。如宋門中有謝朏一首云：

謝家諸子盡蘭香，各震芳名滿帝鄉。惟有千金更堪重，只將高臥向齊王。

而齊門中又有謝朏一首云：

解璽傳呼詔侍中，卻來高臥豈疏慵。此時忠節還希有，堪羨君王特地容。

今無講語，竟不知兩首所詠有何分別也。

周曇詠史詩首冠以吟敍閑吟兩篇，云月殿花臺幸一吟，云閑吟不是閑吟事，事有閑思閑要吟。蓋當時進講除說話以敍述史事外，于詩必動聲長言以吟之。後世說書者猶大抵如此。孫玄晏詠史詩中時見吟字，皆就此種講史技藝言，如郭璞脫襦

吟坐因思郭景純，每言窮達似通神。到頭分命難移改，解脫青襦與別人。

吟坐當卽吟座，乃指講史之場所而言。又烏衣巷

古迹荒基好歎嗟，滿川吟景只煙霞。烏衣巷在何人住，回首令人憶謝家。

云滿川吟景只煙霞，疑當時講史有圖畫以佐解說，惜材料缺乏無可稽考也。

晚唐詠史，作者輩出，今見于宋史藝文志者除上舉諸家外尙有：

冀訪詠史十卷

杜輦詠唐史十卷 （按此當是五代時人。）

閻承琬詠史三卷六朝詠史六卷

童汝爲詠史一卷

惜其書皆不傳，內容絕不可考。以當時風氣推之，大抵皆是七言絕句體也。宋志又有崔道融申唐詩三卷，今亦不存，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九

唐詩三卷 崔道融撰。皆四言詩，述唐中世以前事實。事爲一篇，篇各有小序。凡六十九篇。

當卽其書（書名上脫一申字），則又詠史之變體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衢州本卷十八

鼎國詩三卷 右後唐李雄撰。雄，洛羣人，莊宗同光甲申歲游金陵，成都，鄴下，各爲詠古詩三十章。以三國鼎峙，故曰鼎國。

此當是三國詠史詩，蓋以地名爲題，晁公武遂以爲客游詠古之作。一年之內游金陵成都鄴下三地非絕不可能之事，然當五代擾亂之世，東西南北果何爲者，故疑是晁氏出於誤會也。

七、宋人講史之作

詠絕興于晚唐，始則兒童諷誦，繼以宮廷進講，已著于篇，信而有徵矣。平話與詠史之關係既甚明顯，則溯講史之源于此，當可不謬。宋太祖革命之日市不易肆，故北宋之社會習俗多與五代相似，而講史一藝亦饒有唐風。蘇軾東坡志林卷一，懷古，塗巷小兒聽說三國語：

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爲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卽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彭，愷之子。爲武吏頗知文章，余嘗爲作哀辭。字大年。

此云說古話卽講史，近人治小說史者已多言之。惟今已考知講史起源于兒童教育，則於此一段記載益可深切了解。云至說三國事，則其所講必不止三國可知。必斂錢聚坐而後聽講，疑當時講史猶是巡迴街頭逢場作戲，無一定之所。據東坡王大年哀詞(三蘇全集本東坡集卷六十)知其識大年在嘉祐之末，則此所記當是宋仁宗哲宗時事，上距五代僅百年，以此推想講史初興時其情形或卽如此。疑最初在街頭講史者乃失業之小學教員，惜關于此類記載缺乏，不足以證明之也。

武林舊事所記南宋之講史人多爲書生及御前供話之官人，與他種伎藝人來歷迥乎不同，此亦可由詠史之演變上求其解釋。蓋書生之本業爲訓蒙，而御前供話則淵源於進講也。既辨其由來，知波瀾莫二，益信講史之必出於談史也。

宋人講史話本，其體裁當介于評注詠史詩與平話之間。話文雖不可見　詩評則猶有可考。散見于元人平話明人通俗演義中者無論矣。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第四百十七卷史學部載宋金朋說詠史二十九首，殆卽講史之作，今略論之。

先錄其詩題于下

秦始皇帝　漢武帝　陳後主　隋陽帝　(按以上七律四首)　朱雲　漢黨錮　諸葛武侯　荀彧　周瑜　司馬昭　司馬温公帝魏　苻堅　李密　東晉六朝　唐太宗　武則天　張忠靖　唐憲宗　裴垍　李絳裴度　唐穆宗　唐敬宗　唐文宗　又詠唐宣　宗歎後宰相　唐閹臣　五季梁主　馮道　(按以上七絕二十五首)

金朋說之事蹟無考。觀司馬温公帝魏一首云：

春秋大義經中史，司馬當年失董狐。昭烈本爲炎漢後，何書僭國列於吳！

又李密一首云：

烏鳥私情孝自眞，諛人貌主豈忠誠。堂堂大漢天潢派，何爲陳情以僞名！

皆帝蜀而貶魏，疑當在朱熹通鑑綱目通行以後。其詩押韻太寬泛，如陳後主

沉檀殿閣寶妝成，玉樹金珠耀日明。宰輔媚諛爲狎客，嬪妃寵異作優人。民間膏血悲將竭，耳畔絲篁醉不醒。一曲後庭猶未罷，北來天馬渡江津。　(按人，津，眞韻。明，庚韻。成，清韻。醒，青韻)。

漢黨錮

坑士焚書已促秦，前途覆轍又因循。范滂一命何須惜，可歎顚危漢室傾。(按

秦，眞韻。循，諄韻。傾。清韻）。

馮道

歷代成規知謹守，五朝八姓諂封新，改辭易面何無恥，視古夷齊不愧心。（按新，眞韻。心，侵韻）。

前二首眞，諄與庚，清，青韻合押，後一首眞與侵合押，此種混亂押韻情形，除平話，通俗演義，通俗小說外尙罕見其例。宋代官修韻書有廣韻，集韻，禮部韻略等，皆頒行天下，著爲功令。兒童當初學作詩時卽遵依官韻避免方音，故眞正讀書人作詩絕對不會有此種現象發生。眞諄與庚青不分，今浙江及江蘇南部方音如此，疑自宋代已然。故斷金朋說詠史爲南宋臨安講史人中講通鑑之作，殆可無疑問也。

金朋說詠史二十九首中以詠三國及唐史爲多，蓋說三分在宋代最爲風行，而唐史則晚唐詠史諸家多未及，無舊本可講，不得不多詠幾首也。

八、宋以來詠史瞥記

自晚唐至明人常用詠史七言絕句爲小學課本。學者童而諷誦不免沾染其習氣，故在此時期仿而作者頗多。大抵展轉摹擬程式相因，旣無當于文藝，亦無裨于史學。以自來學者對于此類作品多不注意，爰就涉獵所及，識其梗概，庶覽者有考焉。

王十朋梅溪先生文集卷十爲詠史詩一卷。以人爲題，凡七言絕句一百一十首。首詠歷代帝王，起伏犧至周世宗，次詠古今名賢及春秋戰國之君，起許由至徐有功。春秋戰國策爲學人必讀之書，故其所詠以此爲詳也。十朋詩本甚工，而此作風格卑下議論平庸，乃與胡曾周曇相似，蓋當時猶識詠史一體自有源淵，故與他作氣味不同也。選錄數詩，以見一斑。

魏武帝

董呂裘劉電掃空，阿瞞獨步騁姦雄。豈知權備皆人傑，未肯全將鼎付公。

吳大帝

拔刀斫案氣如虹，獨倚周郎立雋功。一戰果擒曹孟德，不妨高枕霸江東。

蜀先主

曹公姦黠世無雙，玄德雄才肯見容。誰把荆州資霸業，一朝雲雨起蛟龍。（按十朋在朱子之前，故猶以魏爲正統。）

唐莊宗

十年征戰不知勞，三矢功成意氣豪。自咤身爲李天下，焉知禍起郭門高。

十朋作此詩未說明用途，其人未必肯爲講史者寫話本，或是教育兒童之作也。

周必大平園續稿卷三十三，率齋王居士伯芻墓誌銘（嘉泰元年）

君諱伯芻，駒父字也。……家故貧，藉售文教學養生送死，他未嘗一介取諸人。……自縣教諭升州學錄，能舉其職。……自號率齋，雅好著述。時事可紀每加撰次。其敍淳熙初茶寇起湖北擾江西，有史法。雜著十卷，詩詞十卷，五代詠史詩二百篇，雜紀一篇……

此云五代詠史詩二百首，未說明其內容。今從書名推測當是七言絕句，從職業推測當是教育作品，惜久佚不可見矣。

阮元研經室外集（四庫未收書提要）卷三

史詠集二卷　宋徐鈞撰：鈞字秉國，蘭谿人，與金履祥友善。履祥嘗延致以教授諸子。是編卷首載許謙序，末有張樞，黃溍及其子津後序。謙溍並稱鈞取通鑑所載君相事實人爲一詩，總一千五百三十首。此本所存僅三之一，止于唐而不及五季，卽唐以前諸詠逸失已多。然意存勸戒，隱發姦諛之旨，溢于言表。雖殘闕之餘，猶爲藝林所重也。

按此書今收入續金華叢書，雖卽殘缺之本，尙可觀其大略。許謙黃溍並稱鈞取通鑑所載君相事實人爲一詩，今覈其內容，殊不盡然。書中列「續後漢」一朝，人君則昭烈帝，人臣則孔明，而以「曹魏孫吳」之文帝，陳思王植，大帝權，周瑜四首次于後，是已帝蜀貶魏，承紫陽綱目之說，與通鑑不同。又唐朝人臣中有文人甚多，如李白，杜甫，賀知章，李翺，張籍，皇甫湜，盧仝，孟郊，賈島，李漢，張志和之流，似通鑑亦不盡載。特其所詠之時代與通鑑相爲終始，非限于一書也。其成書之經過與目的，序跋各篇略有所論，黃溍云：

……後之君子有作，其文則史，其義則於春秋無取焉。仁人志士覽其事而有慨於心，莫不爲之發憤抑鬱，嗟嘆而詠歌之。然或因一人，或因一事以爲言，若

王仲宣曹子建之於三良，張景陽之于二疏，謝宣遠之於張子房，盧子陽之於霍將軍，是已。惟左太冲所賦頗及戰國秦漢事。未有窮搜極討上下古今備究其得失而無遺者。唐之詩人間有興懷陳迹，章聯句續至於累百而止，顧其言多卑近，徒以資兒童之口耳，於名教何預乎？金華蘭谿徐章林先生夙有聞家庭所傳先儒道德性命之說，而猶精於史學，凡司馬氏資治通鑑所記君臣事實可以寓褒貶而存勸戒者，人爲一詩，總一千五百三十首，命之曰史詠。其大義炳然一本乎聖經之旨，誠有功於名教者也。

此云「唐之詩人」卽指胡曾詠史詩之節本而言，蓋當時盛行于小學，徐鈞有作欲以代之也。許謙云：

今觀是詩，分類立名已凜凜乎大義。如孟子鄒衍史記同傳，今則別諸子於諸儒。登豫讓於節義之首。名曹丕父子無異於諸臣。又如謂漢高爲義帝發喪而宴樂於彭城，孝文惜露臺之百金而不愛銅山之巨萬，光武之量不及伯升，昭烈之賢過於光武，邵陵厲公高貴鄉公本非凡主，特迫於大權之已移，若此者皆顯微闡幽之意。協之於音韻，播之於聲歌，殆將使人詠之繹之，自興起其善善惡惡之意，於詩書春秋之遺法蓋一舉而兼得矣。

此序頗能得作者之甘苦。茲選錄數詩于下。

紀信

詐楚言降樂受烹，重圍得脫漢基成。論封無爵死無傳，幸有唐碑爲發明。

馬成

保塞平淮亦效勤，當時佐命幾元臣。不知誰紊雲臺次，卻作中興第二人。

孔融

客滿樽中酒不空，眼高四海眇姦雄。才疏意廣終無就，已兆清虛西晉風。

崔浩

智謀斷國灼蓍龜，自比略侯果是非。一死人言緣史事，誰知謀泄爲南歸。

自來作詠史詩者皆好爲議論，而此則兼道學問，雖就文學論似不免隔越，要不失爲一部用心之作也。

鄭所南一百二十圖詩集（附鄭菊山先生清篤集後）凡七言絕句一百二十首，與詠史詩

極相似，試錄數首爲例

黃帝洞庭張樂圖

天水相涵萬象清，咸池眞樂妙無垠。太音豈在九霄外，有意聽時卻不聞。

堯民擊壤圖

百姓相忘堯帝春，耕田鑿井澹無情。只今正是何年月，日日月從東向生。

巢父洗耳圖

萬事喧喧雜響中，細參巢父意無窮。須還半掬溪邊水，方始教君耳不聾。

所南翁自序云「今或遇圖而作，或遇事而作，而或者又欲俱圖之」，是其詩初不盡有圖，乃爲求體裁整齊遂從一律。宋元人刻通俗教育書籍多附圖，如繪圖古列女傳（有文選樓叢書仿刻本）新刊全相成齋孝經直解（有來薰閣影印本）等是，（又有新刊全相大字孝經，全相二十四孝詩選，新刊出相千文等書，未見。）鄭氏此書疑亦其類也。

宋人又常以一方之古迹爲題吟成七絕百餘首，其體亦演自晚唐之詠史詩。大抵皆于題下注明史事，勒成專書，與地志圖經並行。今略選數家：

楊備姑蘇百題　此書今不傳，范成大吳郡志往往引之。如

姑蘇臺

山花野草一荒邱，雲裏驕奢舊跡留。珠翠管絃人不見，上頭麋鹿至今遊。（吳郡志卷八，古蹟。）

按龔明之中吳紀聞卷五謂楊氏作此詩「每題箋釋其事，」是原書有自注，今已不可見矣。

楊備金陵覽古詩　此書亦不傳，張敦頤六朝事迹類編引之頗多，間及其注。張書于援證楊詩之處頗肖平話口脗，今錄兩則。

新宮

晉謝安作新宮，造太極殿，欠一梁。忽有梅木流至石頭城下，因取爲梁。殿成乃畫梅花於其上，以表嘉瑞。楊修之有詩云，玉案金鑪對玉牀，巋然應是魯靈光。螭頭直上雙魚尾，不讓西京舊柏梁。

靈和殿

齊武帝時殿下柳木蜀郡所獻，條如絲縷。帝曰，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少年

時。緒字思曼。在臺城內。楊修之有詩曰，得地恩深雨露偏，丹墀左右玉階前。君王屬意君知否，好似風流一少年。（並見卷一）

修之者備之字。此種以詠史爲證之文體，與平話言有詩爲證者極似，蓋皆依傍詠史詩註以成，故不免氣味相同也。

華鎮會稽覽古詩　今亦不傳。厲鶚宋詩紀事卷二十七輯錄之，云出會稽志，覆檢不可得，未識果出何書，姑錄一首。

秦望山　秦始皇東巡，登高歷覽，刻石紀功，故曰秦望。

秦人兩世盡東游，輦轂曾臨到上頭。睫在眼前終不見，不知登望竟何求。

鎮事迹見寶慶續會稽志卷五，云「嘗爲會稽覽古詩，凡百餘篇。山川人物，上自虞夏至於五季，爰及國朝，苟可傳者皆序而詠歌之。歷按史策，旁考傳記，以及稗官鎖語之所載，咸見採摭」。是其原著亦一地方之史矣。

方信孺南海百詠　有琳琅祕室叢書本。葉孝錫序云「詩境方君來尉番山，剜苔剔蘚，訪秦漢以來數百年莽蒼之迹可考者百，而綴以詩」。可見其成書之經過。題下有說明，詩後有箋釋，如

劉氏銅像　昔劉鋹及二子各範銅爲像，少不肖似卽殺冶工，凡再三乃成。今尙在天慶觀中東廡。

霸業淒涼一炬休，鑄金爲像亦狂謀。五湖但說鴟夷子，千古誰知恩赦侯。

（按劉氏興亡錄云，宋開寶四年二月辛未，僞劉少主迎大軍於城北七里。潘美令中貴宣赦釋罪。是日天地黯慘，兵火四焚，六十餘年基業一旦煨燼。鋹後歸朝敕封爲恩赦侯）

他篇多類此，今可藉以考史。

曾極金陵百詠　存九十一首，有葉氏觀古堂刊本、茲錄兩首：

樂官山　南唐初下時，諸將置酒，樂人大慟，殺之聚瘞此山，故名。

城破輦門宴賞頻，伶倫執極淚橫巾。駢頭就戮緣家國，愧死南歸結綏人。

新亭　在城南十五里。金陵覽古在江寧縣十里。洛陽四山圍，伊洛滻澗在中。建康亦四山圍，秦淮直瀆在中。故云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李白云，山似洛陽多，許渾云，只有青山似洛中，謂此也。蔡嶷作天津橋亦以此。

青山四合遶天津，風景依然似洛濱。江左予今成樂土，新亭垂淚亦無人。

朱存楊備皆有金陵覽古詩，朱詩見宋史藝文志，（唐宋兩見）今無可考，此處所引之金陵覽古疑卽楊備詩中之註語也。

以上所舉楊備，華鎭，方信孺，曾極四家凡詩五種，皆與胡曾諸人之詠史詩風格相似，自註史事亦晚唐遺法，此種作品在宋人詠史中爲一大宗，又如阮閱彬江百詠，陳巖九華詩集之屬，詩亦類此，惟以名勝爲主，非關史迹，則又其變體矣。

金人詠史流傳甚少，李俊民莊靖先生遺集卷之六有襄陽詠史五十二首，皆以地名爲題，題下序史迹，詩後注典故。今錄兩首如下

三顧門　世傳襄陽小西門爲三顧門，先主自此三往見武侯。張參議「水西門外公來處」。

將軍命駕出門西，想見門從向日題。山下臥龍誰說破，賞音元直在檀溪。

注：徐庶宅在檀溪之陽，檀溪在襄陽西四里。

的顱溪　本名檀溪，在襄陽西四里。劉表因會取劉備。備潛遁，所乘馬名的顱走墮檀溪中，備急曰，的顱可努力。的顱一踊三丈。渡中流而追者至。

得雨蛟龍未易圖，枉勞木禺用計謀。死生畢竟誰堪託，今日纔方見的顱。

按東漢劉表本傳云，表欲臥收天運，其猶木禺之於人也。

注云：如刻木爲人，無所知也。前書有木禺龍，音義云，禺，寄也。寄形於木。元具反。張參議云，垓下衆傾騅不逝，合肥橋徹騎能飛。孫權征合肥爲張遼所襲，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已徹板，着鞭超渡。至今合肥名曰飛騎橋。

此種作書體裁與上舉方信孺曾極諸家相似，與經進周曇詠史詩之「每首題下注大意詩下引史」者尤近，惟以非講說之作故篇末無評解論斷之語耳。

李汾有感寓述史雜詩五十首，原作不存，元好問翰苑名賢中州集（癸集第十）選其蘇客卿秦，韓淮陰信，叔孫奉常通，馬中令周，遠祖雁門武皇五首，前錄其小引，云：

緬維先哲，凡所以進退出處之際，窮達榮辱之分，立身行道，建功立事，關諸人事者，竊有所感焉。於是始自騷人屈平以來，下逮漢晉隋唐諸公，終之以遠祖鴈門武皇，作爲述史詩五十首，以自慰其羈旅流落之懷。述近代則恐涉時事，故斷自唐，以下不論。

此以詠史寄其憤慨者也。今選錄詩二首

蘇客卿秦

游說諸侯獲上卿，賈人唇舌事縱橫。可憐一世癡男女，爭羨腰間六印榮。

馬中令周

腳踏長安陌上塵，布衣西上欲誰親。君王不省常何策，憔悴新豐一旅人。

讀之，知其深有得于晚唐詠史之作也。

元人詠史如

張慶之續胡曾詠史詩(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

陳普詠史詩(見盧文弨補遼金元藝文志)

其書今皆不可見。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

唫嘆集一卷　元宋无撰，无有寒翠集已著錄。是集始於禹鼎，終於留夢炎。每事爲七言絕句一章，凡一百一首，各敍其始末於詩後，如自註然，詠史詩肇於班固，厥後詞人間作，往往一唱三歎，託意於語言之外。至周曇胡曾詞旨淺近，古法遂微。无詩頗可觀，而此集亦不免以論爲詩之病。其中如金明池龜，胡琴婢勝兒之類，旁撫小說，亦殊泛濫也。

此集今亦未見，惟宋人百家小說(在馮夢龍編五朝小說內)第五十帙收有此書數條，乃自自註中摘出，詩則一首未錄。楊慎藝林伐山卷十八，宋子虛詠史

宋子虛詠史凡百餘首。其佳者如詠甘羅云，幽谷關中富列侯，黃童亦僭上卿謀。當年園綺猶年少，甘隱商山到白頭。詠綠珠云，紅粉捐軀爲主家，明珠六斛委泥沙。年來金谷園中燕，銜取香泥葬落花。詠張果云，滄溟幾度見揚塵，曾醉堯家丙子春。近日喜無天使至。蹇驢留得載閒身。徐左卿化鶴云，化作遼東羽翼回，適逢沙苑獵弦開。寧知萬里青城客，眞待他年箭主來。詠陸贄云，詔下東山感泣來，謖歸門巷鎖蒼苔。奉天以後誰持筆，不用當時陸九才。詠宋宮人王婉容云，貞烈那堪黠虜求，玉顏甘沒塞垣秋。孤墳若是鄰青冢，地下昭君見亦羞。王婉容隨徽欽北去，粘罕見之求爲子婦。婉容自刎車中，虜人葬之道旁。可謂英烈矣。

子虛乃无之字，此云詠史百餘首當卽指唫嘆集而言。楊慎錄此六首必是選其最工

者，然亦無以度越前人。蓋於二十八字之中欲使文詞議論兼收其美，其技能止乎此耳。

楊維楨鐵崖詩已集鐵史（譜芬室刊本）爲詠女史十八首，其目如下

李夫人　鉤弋夫人　伏生女　班婕妤　趙昭儀　王皇后　賈南風　綠珠　馮小憐　獨孤后　武后　楊太眞　王凝妻李氏　張建封盼盼　韓翃王夫人　宋度宗女嬪　青峯廟王氏　女貞木楊氏

每首題下皆有簡短之說明，試錄兩詩。

李夫人　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事。

金屋君王獨有情，少翁魂魄夜將燈。可堪一死禍猶烈，身翼胡塵到李陵。

張建封盼盼　唐張建封節制武寧，納妓盼盼於燕子樓，　公薨不他遷。

塚上白楊今十年，樓頭燕子尙流連。銅臺多少丁寧恨，誰向西陵望墓田。

按維楨詠女史三字之義或是詠「女士」，然其體裁倣自詠史固無疑也。

明代詠史猶盛而傳本未見，嘉靖間高儒作百川書志，史部有史詠一門，可見當時人視詠史之書自成一類。今摘錄數條以見其概。

雪湖詠史錄二卷　皇明姚江馮蘭著

按此書名末有錄字必係自註史事之體。

詠史繼編一卷　大明清源王懶雲，繼胡曾之作也。自出一意，凡百四十九首。明內府刊本胡曾詠史詩共一百四十九首（缺廣武山一首），故此繼作亦一百四十九首。

止菴觀感詩四卷　皇明開化施敏政著。自西周迄宋凡七言詩一百八十六律。

通史補遺二卷　皇明九峯山人鄒璧辰甫考著。錫山人也。凡八十五事，各具出處詩評，成周底唐粗備。

此兩書未必便是七絕，然其體裁則仿自詠史無疑，又傳記門

香臺集三卷　皇明錢

塘存齋瞿佑宗吉著。纂言紀事得百一十題。事關閨閣，辭切勸懲，仍以本事附於題後，傍詩係於詩下，資人吟詠之趣，而廣見聞之方，庶幾詠史之作也。

此書當與楊維楨詠女史相似，而註解則加詳。以上五書大抵鄙陋不堪，其作者皆無聞，其詩今亦無可徵考也。

清初黃鵬揚有讀史吟評一書，首伍員終謝枋得，凡七言絕句六十餘首。雜詠史事，不盡以人爲題，每詩之後附以論斷，今引一首。

魯仲連

新垣屈膝奴顏厚，季子貲多濁氣豪。不肯帝秦忠義重，千金卻贈豈云高。

魯仲連義不帝秦，古今獨絕。惟關壯繆不肯事曹，可與同稱。戰國三國，兩人而已。孔斌許仲連爲高士徒辨之強作不已之間，余以爲猶經生之論也。夫義激於中，廉著于行，豈可強而作哉。

黃氏此書自吟自評頗似周曇，而詩之庸俗，識之鄙俚，殆尤過之。詠史詩盛行于小學者七八百年，講習摹擬之最大成績亦不過如此而已。

以上所舉自宋以來詠史諸家，其詩有工拙，其學有高下，總而論之，皆非超絕之作。傳者如此，其佚亡者可知。蓋詠史以議論爲宗，而吟詠與議論又本不相容，含此內在之矛盾，遂無一成功之作。此種情形自其始創者胡曾周曇諸作已然，何況後出之仿效者乎。

詠史本一極平凡之文體，簡陋單調，殊不足以動人。雖有新奇可喜之意，瑰麗俊偉之筆，于此無所施其技。然而流行數百年延綿不絕，雖始終未成功亦未即衰歇者，則教育之力有以維續之也。向日小學課程偏重保守，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詠史就教育兒童論亦有其優點，易解易習，詞句簡短而不迫促，可以學史事詩筆議論，故數百年間沿襲不替。若薰習既深轉相摹擬，揣摩于兩韻之中，積累至百篇以上，固不足異也。

九、詠經子

宋代鄉校盛行詠史，風氣所被遂有詠經詠子之作。其初大抵皆是教育作品，而末流亦或演爲游戲，趙與時賓退錄卷二

古今詠史之作多矣，以經子被之聲詩者蓋鮮。張橫渠始爲解詩十三章，葛覃曰，葛蔓青長谷鳥遷，女功興念憶歸安。不將貴盛驕門族，容使親心得盡歡。卷耳曰，閨闥誠難與國防，默嗟徒御困高岡，觥罍欲解痛瘡恨，采耳元因備酒漿。

張子文集自明以來久無傳本，通行之張子全書(有朱軾刊本)卷十三爲文集抄一卷，出于後人選錄，不載此解詩十三章而有題解詩後一首。今錄如下：

置心平易始通詩，逆志從容自解頤。文害可嗟高叟固，十年聊用勉經師。

觀此題後知原作旨在發明詩教，惜已不可見矣。賓退錄又云：

洪忠宣著春秋紀詠三十卷，凡六百餘篇。石碏大義滅親曰，惡吁及厚篤忠純，大義無私遂滅親。後代姦邪殘骨肉，屢援斯語陷良臣。鄭人來渝平曰，鄭人來魯請渝平，姑欲脩和不結盟。使宛歸祊平可驗，二家何誤作隧成。

忠宣者洪皓之謚。春秋紀詠今亦不傳。皖南洪氏晦木齋輯本鄱陽集拾遺錄此兩詩，下附按語云：

案賓退錄稱春秋紀詠三十卷凡六百餘篇，景定建康志稱春秋紀詠四百九十三版，參核篇數版數，疑每詩之前當別有紀述，今不傳爾。

此說甚是。紀詠卽附自註之詠史體，紀者指自註而言，詠者指七絕而言。宋人作書以此名者甚多，宋史藝文志有岳陽紀詠一卷(陳與義撰)，直齋書錄解題有東陽記詠四卷，(不知集者)會稽紀詠六卷，(洪璞撰「每事爲一絕。」)大抵皆南海百詠，金陵百詠之類也。洪邁容齋隨筆卷七，檀弓誤字條

……忠宣公作春秋詩，引斯事亦嘗辨正云。

是春秋紀詠非惟紀述史事，且附辨正之語也。春秋乃學子必讀之書，其史實爲人所周知，故胡曾周曇王十朋諸家詠此之作特多。洪氏撰爲專書，吟成六百餘首，益覺洋洋大觀。清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卷九爲春秋列國地形口號一百一十七首，卷十九爲春秋五禮源流口號等四十五首，皆就研究所得括爲七絕，後附註語，以便學者諷詠。雖無益于經義，尙有助于肄習，斯亦春秋紀詠之亞矣。賓退錄又云：

張無垢亦有論語絕句百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曰，「既是文章可得聞，不應此外尙云云。如何夫子言天道，肯把文章兩處分。」顏子簞瓢曰，「貧卽無聊富卽驕，囘心獨爾樂簞瓢。個中得趣無人會，惆悵遺風久寂寥。」

張九成號無垢居士。其論語絕句見橫浦心傳錄卷下，又有藝海珠塵本。大抵敷演經旨，發明理學，亦教育作品也。詩皆鄙俚不成句，既入論宗，復著理障，較之詠史

諸家，抑又不如。敢詠史猶可上下其議論，而此則否。元劉因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二有

講學而首章二首

講八佾首章二首

講周而不比章

講人之生也直章

講求仁得仁章二首

又卷之十四有

答問目執其兩端章

皆是詠論語之七言絕句。按劉氏晚年嘗自焚文稿，卒後門人故友掇拾殘賸，卽今所傳之本。故疑其詠論語之作不止此數，或如張九成之自成一書，未可知也。今錄講學而首章二首。

有樂如從天外來，春風過處百花開，政教萬木夜僵立，何害孤根暖獨迴。

人將知我亦何從，天在吾家度量中。此語誤人君勿信，我心無慍本冲融。

詞意淺顯而春容有餘味，與張九成之一味敷衍經旨者不同，在講學家中此其上選也。賓退錄又云：

近歲嘗見紀孟十詩，題張孝祥作。于湖集中無之，必依託者。如「爭地爭城立霸基，焉能一統混華夷。力期行政怠求艾，深欲爲王愧折枝。」「緣木求魚何及計，爲叢驅雀失深思，是宜孟氏諄諄誨。不嗜殺人能一之。」「異端邪說日交馳，聖哲攻之必費辭。深詆並耕排許子，極言二本闢夷之。」「復明陳仲廉無取，力斥楊朱義不爲。寄語外人非好辯，欲令大道日星垂。」又有黃次伋者不知何許人，賦評孟詩十九篇，極詆孟子，且及子思，漫記一二。首篇傳道八句云，「此道曾參得最眞，寥寥千載付何人。所傳伋也亦無母，誰覺軻乎唱不臣。」「忠孝缺來今已久，中庸到此盡惟新。願言爲子爲臣者，勿據悠悠紙上塵。」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一絕云，「庶民德莫大文王，西伯都來百里強。園囿盤游方七十，斯民何處事耕桑。」蚍蜉撼大木，多見不知量也。

此所引詠孟子者兩家，七律三首七絕一首，皆近於游戲之作。孟子好辯，取譬多妙

解人頤，于是後之作游戲文字者常借以爲題，如賈鳧西蒲松齡諸人所作之鼓兒詞是其最著者也。東京夢華錄卷五京瓦伎藝條記崇觀以來在京瓦肆伎藝，首舉張廷叟孟子書，惜其詳無可考，疑卽仿效詠史而興者，果如此耶？則當時此類詠孟子之詩必甚多矣。

十、結語

此文本以探究講史之起源爲主旨，詠史詩爲講史之祖，考證遂專重于此。宋以來詠史詠經子諸作皆出展轉仿效，雖與講史之關係已微，以其淵源有自，亦復敍及。各節考訂煩鎖敍述零亂，今總括大意著之於下：

1 詠史詩始于胡曾，前無所承，與漢魏人之詠史絕無關係。懷古題壁本詩人習氣，（觀羅隱諸作可見，）大量作七言絕句亦晚唐諸家之共同趨向，（如王建宮詞，賈唐小游仙，王渙惆悵詞，羅虬比紅兒之類是也。）胡曾詠史詩卽匯合此兩種風氣而生。

2 胡曾詠史詩在當時或略後卽已用爲兒童讀物，豪師教授，講語遂興，而米崇吉逐篇評解實開平話之端。

3 周曇進講詠史詩爲講史之祖。其詩每首題下注大意，詩下引史而以己意論斷之，乃兼有胡曾詩陳蓋註米崇吉評註三者之善，已樹立平話之規模。若孫玄晏金朋說之詠史詩皆當是講史作品，雖講語已佚可推而知也。

4 平話卽由詠史詩演變而來，平者詩評，話者講語也。故必是講史人之話本始有此稱，小說中無詠史詩，亦不稱平話也。通俗演義始于羅貫中，乃仿平話而作之大衆讀物，不專爲說話之用矣。